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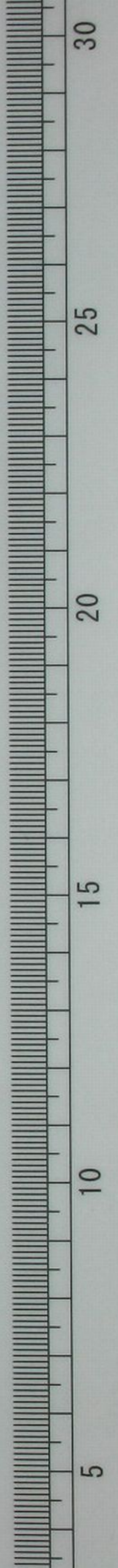
校刻日本外史

徳川氏

十八十九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8
10



文庫 17  
W198  
10



日本外史卷十八  
德川氏正記  
我德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者，清和天皇八世裔也。天皇之孫經基始賜姓源氏。降為武臣。其玄孫義家。義家子義國居上野。食新田。足利諸邑。生義重。及義康。義重氏新田。義康氏足利。共助宗子源賴朝。以王命討滅平氏。賴朝為征夷大將軍。開府關東。令義重守寺尾城。義重有五男。其第四曰義季。義季食德川邑。因氏焉。稱德川四郎義季。生賴氏。賴氏敘從五位下。任參河守。食世良田。因又號世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庵氏寄贈

010185194731

良田氏賴氏生教氏。教氏生家持。家持生滿義。滿義主政。義政義生親季。當是時。宗子新田義貞奉後醍醐帝詔。討北條氏于鎌倉。滿義助之。自稻村嶺入。擊破賊將安東昌貫。北條氏既滅。足利尊氏反。天下武人皆黨之。獨新田氏舉族勤王。官軍數失利。帝播遷南山。義貞戰沒。宗黨多死。王事帝崩。遺詔益眷新田氏。以圖恢復。後村上帝嗣立。義貞子義興。義宗舉義。上野信濃間不克死。政義父子益殉之矣。尊氏孫義滿爲征夷大將軍。開府京師。以族氏滿管領關東。親季子曰有親。爲右京亮。元中中。同宗族從義宗子貞方。匿信濃。爲氏滿所覺。遣兵虜之。有親與貞方脫。

走入陸奥。起兵。氏滿大兵來擊。我衆潰。有親挈其二子。逃入上野祝人村。匿舊識民家。聞鎌倉執事上杉氏遣吏募索新田氏族。甚急。欲手及二子。而自殺。會僧尊觀來過。變容貌從之。而西。尊觀者。益後村上帝子。帝無子。養龜山帝孫恒明。及帝生子。恒明避爲僧。是爲尊觀。後爲相模藤澤寺主。周游諸國。謂新田氏先朝所眷也。爲謀所以保護之。乃權以有親及其長子。爲已徒弟狀。有親呼德阿彌。長子呼長阿彌。皆削髮。少子猶幼。未削髮。呼德壽。並携之去。過參河。寓大濱村寺。時尚連歌。寺僧與近村諸豪爲歌會。以娛尊觀。松平酒井兩村長亦與焉。而長阿彌充書手。德壽

日本外史 卷之八  
周旋執事。兩村長熟視德壽容止。相語曰：是非九種也。微叩之尊觀。尊觀察其無他具語。以故村長皆有女無男。欲分贅二子。尊觀許之。於是德壽養於松平氏。及長命名泰親。築室松平村。以奉有親焉。長阿彌亦蓄髮名親氏。稱雅樂助。後生子廣親。是爲酒井氏也。泰親養父信重。稱太郎。左衛門。泰親襲稱之。爲村長。關榛莽。達道路。性壯武。喜施振貸貧民。而不責償。隣近親附。泰親因從容謂衆曰：吾爲仇敵迫感。流寓至此。稍得安處。願積歲月。闢地聚衆。興復先業。諸君能助我乎。衆對曰：敢不死生以之。其中有嘗有罪宥死者五人。糾衆畧中山七邑。獻之。泰親分其歲入賞。

乏。新田氏遺臣稍多。來從者。後花園帝永享中。大納言平實照以罪貶參河。泰親善視之。及其赦歸。護入京師。實照爲奏請授一官。朝廷憚足利氏不輒許。後敕除州目代。遂任參河守。敘從五位下。復世良田氏。泰親有六男。使長子信廣襲居松平村。謂次子信光武類已。以爲嗣。幼字次郎三郎。初守岩津。嗣立居岡崎。稱和泉守。善用兵。攻大給。北給。并之。又襲取安祥。寬正六年。額田民作亂。州守護細川成之不能定。幕府下教於和泉守。一戰平之。和泉守生男。女四十餘人。親戚蕃衍。次子親忠。嗣幼字竹千代。長稱藏人。居岩津。勵精爲政。常謂其老臣曰：先考嘗謂養一士多。

於獲一邑。然混忠邪。濫賜予。則徒費民力耳。明應二年。舉  
母寺部上野八草伊保五城合兵來攻。藏人以三千人邀  
擊于伊田。破之。建寺鴨田。名大樹寺。以弔陣亡士。藏人生  
九男。曰親長。乘元長親。親房超譽。親光長家長忠。乘清而  
親長守岩津。乘元守大給。長親爲嗣。居安祥。稱藏人。除出  
雲守。定西參河而東參河。猶屬今川氏親。氏親者駿河守  
護也。永正三年。氏親與其將北條長氏率大兵來攻。八月  
攻岩津。出雲守將五百騎赴救。謂其騎曰。衆寡不敵。如何。  
衆請前決死。出雲守曰。汝等世盡忠我家。而我未能厚報。  
今亦爲吾決死。吾所深愧。因以大桶貯酒。泛杯數十。自飲。

一盃瀉餘。瀝桶中曰。事急不暇觴。各人交就飲之。衆感奮。  
夜渡天別河。襲駿河軍。宇津宮忠茂曰。我必捷矣。果捷之。  
收軍西岸。氏親長氏遁去。戶田憲光以田原降。出雲守問  
忠茂曰。何以知捷。曰。長氏負寵侮士。士無鬪志。是以知之。  
忠茂者新田義貞將泰藤五世孫也。後因其所居稱大久  
保氏。出雲守生五男。曰信忠親戚。信定利長義春。出雲守  
老信忠爲嗣。仍居安祥。任左京亮。左京亮不恤政。嬖臣用  
事。國內皆叛。群臣交諫弗聽。因相聚謀廢立。左京亮覺之。  
親戮一人。左京亮生三男。曰清康信孝康孝。乃召群臣曰。  
我悔吾非而不可追也。清康雖幼。有器局。宜以代我。大永

三年老子大瀛清康立仍居安祥小字次郎三郎幼聰達  
每見舊臣訪古今成敗戰鬪事馮膝將鬚以為樂或問某  
何在聞其死且戰沒輒痛傷之嘗當食受謁呼衆前之以  
其所御椀飲之酒衆不敢清康曰人生等耳或為君或為  
臣分可隔情可隔乎強注之皆霑醉退相謂曰今日之酒  
吾輩頸血也時族松平親貞據岡崎及山中以掠傍近大  
久保忠茂曰先拔山中則岡崎不攻而下乃夜襲取山中  
親貞輒降以岡崎為參河要地徙居之國人稱曰岡崎公  
遂徇下西參河豪傑五十餘姓欲賞忠茂問其所欲不答  
強而後答曰願賜城下市租岡崎公許之而疑其貪也忠

諸本無  
亨祿二  
字蓋係  
關文今  
據他書  
補之

茂盡召市人以君命除其市稅四方商旅聞之爭至岡崎  
終以是富實矣亨祿二年吉田城主牧野傳藏欲起兵并  
西參河岡崎公將兵擊之出伊奈伊奈城主本多正忠迎  
降正忠之先曰助秀居豐後本多鄉子孫邑于尾張尋徙  
參河舉族仕德川氏而正忠尤大岡崎公并其兵進縱火  
御油傳藏濟吉田川毀舟而戰我兵不利本多信重戰死  
佐野與八請退岡崎公不肯曰彼勝而驕可破也乃進戰  
與八死之叔父信定等力戰遂破之斬傳藏遂攻吉田正  
忠攻破其東門遂陷之岡崎公入城撫士民遂攻下叛將  
戶田憲光平東參河而還會飲于伊奈正忠獻盤餞籍用

葵三葉岡崎公視而悅曰吾凱旋得此自今當以此為徽  
 號初德川氏因宗族以中黑為號於是兼用三葵是歲出  
 兵於尾張略織田氏地取品野以賜信定三年攻熊谷重  
 長于宇理自攻北門信定以從子親次為先鋒攻南門死  
 初我僕人岩瀨者殺人岡崎公愛其勇宥死逐之時在城  
 中夜縱火為內應我兵遂拔城賞祿岩瀨重長走保高力  
 稱高力氏遂來降天文二年與廣瀨寺部二城主戰于岩  
 津破之冬信濃人來侵迎擊大破之岡崎公嘗夢有文在  
 其握曰是覺而問眾眾莫知其解有僧摸外者曰是字日  
 下人也日下以一人握之公將大興乎然握而未啓在其

橫

子孫乎岡崎公大喜為建龍海禪院岡崎公威名日著甲  
 斐國主武田信虎遣使通好美濃尾張諸城主亦有願附  
 者公一日慨然言於將士曰我家與足利氏族望相敵為  
 其所剪滅削跡屈勢以至於此今仇家衰亂天下之事可  
 知矣冀藉汝眾之力糾合義兵樹幟皇都得一雪累世之  
 耻今我東有今川氏西有織田氏先攻織田氏以開西上  
 之路宜厲兵時糧以俟吾今眾奮躍聽命十月勅兵萬人  
 自將西上入森山信定居上野稱疾不從初信定負勢驕  
 士落合其者因事抗之眾為危之公曰士者先公以來所  
 愛養叔父傲之非也彼不可屈撓可嘉信定脚之親次之

一彼無下

死信定不救。又爲公所誚責。深懷慙恚。於是欲乘虛作亂。將士請且止西伐。公曰。何足介意。今大舉徒歸。士氣沮敗。納侮四隣也。遂欲進攻清州。國老安倍定吉從軍。數以書勗信定。有濟言。定吉與信定通謀。定吉謂子彌七曰。衆嫉我。竊造作語言。主公必察之。即不察見誅。慎勿以爲怨。宜俟時鳴寃。十二月。軍中馬逸。衆大騷。彌七奉刀侍公側。謂定吉已被殺。惶急拔刀弑之。植村榮安自傍誅彌七。定吉聞之。將自殺。松平信孝止之。時出雲守猶在。將士護喪歸。請命焉。初岡崎公娶青木氏。生廣忠。乃立之。以定吉無罪。宥使傅之。織田信秀聞我內變。舉兵來侵。我見兵八百。以

季父康孝爲將。迎戰伊田。植村榮安先進。高力重長及子長安戰死。信秀戰敗。請和而去。信定有寵於出雲守。遂圖自立。定吉奉廣忠出奔伊勢。信定遂立居上野。自結於織田氏。定吉密與弟正定及大久保忠茂子忠俊。酒井廣親。孫正親。正親從子忠次。石川清兼。石川數正。成瀨正義。通謀。請援於今川氏。以納廣忠。五年冬。護入牟呂。參河人多往歸之。六年。信定來攻。忠俊佯從其軍。射書城上。期以四月迎之。信定危疑。宣言曰。我初無害姪孫之意。徒誅諸亂人而已。乃引兵還。數與將士誓。忠俊三上誓書。而密告岡崎留守松平信孝。信孝曰。吾亦欲之。未得聞耳。念公等事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不成死誰繼之者。吾且全身焉。乃稱疾赴有馬。五月忠俊等密迎廣忠入岡崎。將士爭謁。出雲守聞之喜曰。吾恐駿河兵因以侵我。故拒之耳。兒我嫡曾孫也。因命信定折節事之。信定不得已來謁。信孝亦歸。廣忠任參河守。忠俊以下受賞。忠次稱左衛門尉。自父氏次稍積功勞。於是娶參河守妹。尤見親重。七年信定卒。衆心乃定。定吉蓋爲逆家。自絕其嗣。婢有身。出嫁井上氏。井上氏實安倍氏胤也。九年六月織田氏兵來攻松平長家于安祥。參河守使松平康信等援之。不利。長家及松平康忠林政緣等皆死。松平利長松平忠繼苦戰卻之。十年參河守娶刈谷城主水野

忠政女。十一年歲次壬寅十二月二十六日生男子岡崎有奇質。出雲守視之曰。此兒必揚名於天下。令酒井正親石川清兼舉之。因故事命幼字竹下代。是歲秋織田氏復來侵。乞援於今川氏。今川氏遣僧大原以二萬人來救。與戰于小豆坂。互有勝敗。冬又來侵。內藤清長擊卻之。十二年水野忠政卒。子信元叛。附織田氏。參河守難今川氏之意。與之絕婚。再娶戶田憲光女。十三年八月出雲守卒。織田信秀遣族敏宗攻安祥。敗去。信秀自將代攻拔之。佐崎城主松平忠倫叛降。爲信秀守上輪田。以逼岡崎。十四年參河守自將擊尾張兵于清畷。走之。追至安祥。與城兵戰。

日本外史 卷之十八  
大敗殆不免。本多忠豐止戰死之。參河守得脫。取忠豐金扇馬表。置之牙營。以旌其忠。松平信定子清定據上野。叛初。酒井正親允忠尚讒入而不遂。漸而退居。於是件歸清定。參河守攻之不利。十五年三月。近臣岩松八彌。入公寢為逆。不成。參河守拔刀逐之。八彌走出。植村榮安入遇之橋上。相搏。隨濠松平信孝提槍來臨。濠曰。子殺之。我刺之。榮安曰。縱則逸。併我刺之。信孝猶豫。榮安遂斬八彌。九月。參河守自將攻上野。大久保忠俊姪兒忠世力戰。清定忠尚皆降。置清定于櫻井。令忠尚守上野。時松平信孝負功橫肆。親戚死者。輒并其邑。衆謂復生一信定矣。十六年。

正月。信孝如駿河。衆請乘其不在。收其邑。從之。信孝至。無所歸。訴之。今川氏。今川氏詰參河將士。將士告故。信孝乃走輪田。依松平忠倫。終降織田氏。酒井忠尚復叛。應之。九月。我兵攻信孝。戰于亘邑。鳥居忠宗死之。以亘賜忠宗父忠吉。忠吉八世祖忠景。與粟生顯友者。事新田義貞。及敗。共匿于亘。至忠吉。與粟生某俱出。仕岡崎公。粟生後為大番頭。十月。忠倫將導尾張兵取岡崎。參河守遣刺客殺之。織田信廣代守輪田。益築六砦。參河守乞援於今川義元。義元徵質子。乃以世子竹千代應之。生六年矣。與諸將士質五十餘人。東赴駿河。外舅戶田憲光陰通款尾張。佯以

好迎館于觀朝坂。馳使告尾張曰：公欲取參河，則莫若奪是質。信秀大喜，遣其將林正成等赴田原，以錢五百貫賜憲光。岡崎、森平太者，為正成部卒，潛來我館。戒曰：戶田氏以郎君為奇貨，公等未之知乎？因告以故，我眾不信。旦日，憲光來說曰：此至駿河多大川，雨而暴漲，不若由海路也。眾從之。護世子上船，正成乘別船從其後，轉舵至熱田。岸上有兵，與從船相招。天野康景猶幼，在世子傍，覺變，乃謂其僕曰：平太之言信矣。比上岸，汝亟混敵兵，走歸岡崎。具白所見，已而上岸。正成納世子於大宮司。康景僕走歸告故。上下大驚。康景之先，亦新田氏遺臣也。已而信秀使

至。曰：貴息在西，公宜皆東鄉。西不則非貴息利。參河守答曰：欲殺即殺，吾曷以一子故失信隣國哉？信秀怒，錮世子於天王坊，備其艱苦。生母水野氏再嫁於尾張人久松俊勝，與熱田近，遣家士平野某竹內某存問之，給以衣物。十七年三月，今川義元將兵來援，至安祥。參河守并其前軍擊尾張兵于小豆坂，走之。酒井正親獲敵將鳴海大學，而織田信廣猶留守安祥。四月，松平信孝來攻岡崎。大久保忠俊、酒井正親等伏兵射殺之。參河守泣曰：蓋生致之。是月，復擊破尾張兵于重原，遂攻八草梅坪。信秀自將來至西野，我兵堅壁不出。信秀侮之，進次柳河。我兵設伏，雨射

長坂信政先馳之。信秀大敗走。信政素以勇著。岡崎公嘗曰。長坂每戰血於槍。因呼曰。長坂血槍。十八年三月。參河守卒年二十四。計至熱田。世子哀慕如成人。參河守性猜忌。將士不親。及卒。聚議或曰。與尾張和。速迎世子。或曰。駿河強大。直修舊好。徐計迎之。議未決。今川義元聞我喪。曰。織田氏擁孤兒臨參河。參河必附之。急遣其將朝比奈泰能來守岡崎。將士乃附駿河。攻安祥不利。本多忠豐子忠高死之。十一月。義元益發兵。使僧大原助攻安祥。時信秀已沒。子信長嗣。發兵會戰。遇伏。敗走。城兵出救。我兵與援軍夾擊破之。追北取其郭。信廣屢嬰內城。信長至鳴海。不

敢進。大原遣使謂之曰。公坐視信廣。盍以竹千代易之。信長不許。林正成平手政秀皆諫。乃許之。於是尾張駿河會盟于笠寺。信廣西歸。而嗣君得歸岡崎。居十餘日。往質于駿河。酒井重忠。天野康景。平岩親吉。阿部正次。高力清長。植村榮政等二十餘人。養卒百餘人。從之。義元置之于宮崎。使來島某監焉。遣其兵守參河諸城。以松平重吉。鳥居忠吉。監租賦。輸之於駿河。諭將士曰。竹千代猶幼。我當權領國務。俟其長。返予。自是每有兵戰。驅參河人爲先鋒。平時命以賤役。將士不敢辭勞。獨願嗣君早還國。嗣君在宮崎。供給甚薄。衣食不足。鳥居忠吉家素富。常送錢帛。又遣

其次子元忠侍之。廿年。嗣君甫十歲。五月五日。出游安倍河原。觀兒童石戰。一群百五十人。一群倍之。觀者爭就其衆者。嗣君在僕背。命就其寡者。僕恠問故。嗣君曰。衆者自恃其衆。寡者自知其寡。寡者勝矣。果如其言。義元聞之曰。所謂將門出將者也。廿三年。嗣君始擐甲。弘治元年。義元出兵尾張。攻蟹江。松平真乘大久保忠俊等七人力戰。二年正月。嗣君加元服。義元爲賓。使其族將關口親永理髮。命名元信。稱次郎三郎。妻以親永女。參河將士來賀。或獻駿馬。乃納諸將軍足利義輝。賜手書及佩刀報之。僧大原義元庶父。爲清見寺主。而數將兵。嗣君從讀書史。受兵法。

無報  
二字

焉。二月。松平義春代嗣君統師。攻奧平貞延于日逝。死之。嗣君聞之。感泣策惜。左右感動。義元又城福釜。使酒井忠次等八將守之。尾張將柴田勝家來攻。大久保忠世弟忠佐等善戰。幾得勝家。是歲。嗣君年十六。從容謂義元曰。僕幼離國。流寓尾張駿河。有年於此矣。願得一歸鄉里。拜掃先人墳墓也。義元許之。於是始歸岡崎。參河父老聞而大喜。爭出迎之。駿河將山田康在內城。嗣君避之。外城以延見將士。鳥居忠吉離次進。握嗣君手曰。臣老矣。不能効驅馳。特爲郎君置倉廩。峙糧食。郎君以此多養兵士。揚武四方。臣或保餘年。猶得親目之。因嗚咽而泣。嗣君亦泣。嗣

君於是更名元康稱藏人三年春復如駿河水祿元年義元謂嗣君曰西參河公舊領也而其諸城多叛歸信長子盍擊而復之嗣君曰固所願也二月歸岡崎盡會宗族將士議戰先攻寺部縱火外郭城將鈴木重教出戰不決本多重次先登其一子二弟皆死嗣君勵衆奮前擊走重教斬首百餘級遂攻廣瀨信長遣其將津田兵庫來救大久保忠世與關斬之石川清兼說曰郎君始臨陣兩戰兩勝斯已多矣宜全勝養威也乃凱旋岡崎使松平家次守品野三月尾張兵攻之家次夜襲擊獲五十餘人來獻後松平信一代守又襲敗敵兵四月嗣君復如駿河義元遣佩

刀賀掟納山中邑三百貫是冬本多廣孝石川清兼大野景隆往請義元曰小主人漸長願如約義元諾而木末二年二月關口氏生世子信康義元時有西上之志織田信長聞之將鷺津丸根大島沓掛鳴海梅坪寺部諸城分兵守之鳴海大高沓掛皆降於義元義元遣瀧殿長持守大高岡部長教守鳴海已而大高吉糧竭義元使嗣君納糧焉而城方有敵寨衆難之嗣君時年十八以千騎護運而往值信長在鳴海使鳥井信吉杉浦勝占等監視之信吉曰敵欲邀戰勝吉曰彼不下山是不欲戰也嗣君然之乃分兵為向寺部梅坪縱火邑里鷺津丸根兵望烟馳援

嗣君則以麾下八百為三隊。約糧大高。收兵而還。信長視我陣整。不敢犯。是歲。嗣君再徇西參河。復赴駿河。五月。義元將四萬騎攻信長。至池鯉鮒。使嗣君攻丸根城。城兵爭出。嗣君曰。彼寡於我。當守而戰。是決死也。我操以弓銃。乘機拔之可也。既而前鋒戰酣。麾下繼之。遂斬城將佐。久間盛重。暨氏信先登。遂拔其城。駿河將朝比奈泰能亦拔鷲津。義元既取諸城。以大高當敵衝。欲得一勇將守之。問之於眾。眾曰。松平藏人。其人也。乃使嗣君守大高。而自進陣。桶狹間。勝不設備。信長乘風雨。潛兵自間道襲擊。義元敗死。其諸將聞變。皆走。駿河兵在大高者亦逃。我將

士說嗣君曰。今川公既死。我獨為誰守。不若全兵而歸也。嗣君曰。當審其實。然後班師。急遽解走。而事若出謬傳。則貽笑天下矣。水野信元在刈谷。私使來告曰。信長獲義元。將遂復諸城。宜乘夜速去。嗣君曰。水野雖我舅氏。而敵部將也。未可輕信。遣人偵之。報曰。信矣。眾爭勸還。嗣君曰。夜行恐失道。宜俟月出。彼能來。我亦能戰。頃之月出。乃整兵東還。土寇爭起。本多百助數返戰。達于今村。將入岡崎城。以為義元在時。未有還我之言。今乘其死取之。不義也。駐軍于大樹寺三日。駿河戍兵棄城去。嗣君曰。彼棄而我取。可矣。二十三日。遂入。嗣君六歲出國。十四年而得復歸焉。

士民謹呼。國內諸城主來謁者。相踵於門。而其屬織田氏者。不肯降。嗣君乃將兵攻舉母梅坪廣瀨。廣瀨兵拒。手拂楚坂。我兵奮擊走之。遂攻沓掛。縱火城下而還。城兵追躡。大久保忠俊殿而還。鳥居元忠有首功。嗣君欲賞之。以功狀辭曰。功狀者。游士所以藉口也。臣矢不事二君。莫用功狀爲也。六月。信長謂水野信元曰。吾旣獲義元。以爲子之甥。當不戰而降。今乃強項如此。信元恐嫌疑。發兵攻岡崎。嗣君邊戰于石瀨。兩軍皆相識。故接戰尤厲。松井忠次傷股。千銃進斬其銃卒。明日戰刈谷下。交綏復攻寺部。舉母皆拔之。進至山中。攻醫王山寨。久松俊勝先登敵以槍鉞。

其肩。俊勝舉刀截槍幹。入寨縱火。眾繼之。遂取寨。嗣君乃使人言於義元子氏真曰。公爲先公一戰。僕請先焉。不答。氏真昏懦。嬖臣三浦義鎮。義鎮生父小原鎮實。並專國政。讒德川氏有異心。氏真又視岡崎勢寢熾。有猜防之心。四年。二月。水野信元來侵。復邀戰石瀨。破之。遂攻廣瀨。伊保板倉重定據中島不下。遣松平好景攻之。重定退保岡城。遂走佐脇。乃以其邑賞好景。信長素有霸心。欲出兵京畿。而武田信玄在甲斐。北條氏康在相模。皆窺其後。信長患之。會水野信元往說之。曰。僕甥以氏真故。抗於尾張。其實怨氏真。可誘爲我黨。而彼雖小弱。天質剛銳。必不肯請和。



公以力取之。恐費歲月。不若自我結和。使彼當東面。而公專畧其西。霸業成矣。信長大喜曰。是得我心。乃使瀧川一益來就石川數正。求和。信元又使使來勸之。嗣君召諸將士議之。酒井忠次曰。我以微力。介二大國。而圖自立焉。非便計也。氏真忘仇廢武。沈溺酒色。不足與有為明矣。與信長和便。嗣君曰。念固如何。可背舊好乎。石川家成酒井正親曰。忠次言是也。嚮義元佯為好意。歲收我食。月戰我兵。而每餽我於敵鋒。丸根大高之事。可以見已。宜速許尾張矣。質之在駿河者。取之非難。氏真重與我絕。必不能害也。嗣君曰。及吾幼時。我舊臣多膏鋒鏑。吾常傷於心。因泣下。

終許和。信長大喜。定國界。解兵戍。遂請嗣君來盟。許之。酒井忠尚在上野聞之。恐其質之死。于駿河也。乃來說曰。信長意難測。可和不可往。今君室家皆在駿河。彼何信我乎。嗣君曰。業已定約。不當背也。忠尚不懌。乃去。左右慮其反。請追而誅之。嗣君曰。彼言自有理。且未必反。忠尚稱疾不出。信長修道供帳。至期。嗣君從百餘騎。赴尾張。信長使林通勝等迎之。熟田嗣君憇于止海寺。遂至清洲。入城門。觀者喧騰。本多忠高子忠勝。小字平八郎。時年十四。舉薙刀先驅。厲聲曰。我君來此。汝輩胡無禮也。衆皆讙伏。信長出迎。導入內城。植村榮政操刀而從。衛士叱之。榮政瞋目曰。

吾植村新六也。奉主人刀。何渠叱乎。信長揮衛士曰。我聞新六名久矣。勿怪。乃盟曰。兩家戮力。征討東西。織田有天下。德川爲之屬國。德川有天下。織田爲之屬國。遂饗嗣君。信長既寶刀於榮政曰。汝今日舉動。如樊噲在鴻門。事饗而還。信長郊送。使通勝等來謝岡崎。氏真聞之怒。使使來謂酒井正親。使人往駿河。因三浦義鎮。謝曰。參河之擊。皆在駿河。豈有貳心。獨病尾張日強大。勢將及我。故佯和以紓且夕耳。氏真不能詰。先是吉良義諦守東條。牧野成定守西尾。以黨氏真。欲圖岡崎。三月。嗣君攻東條。不下。使松平好景以中島備之。東參河豪姓菅沼與平設樂西鄉諸

族皆背氏真來降。四月。義諦攻酒井忠尚于上野。好景救之。義諦窺其虛。徑襲中島。好景還戰。走之。至善明堤。遇敵大至。遂戰死。嗣君築津平小牧。命松井忠次。本多廣孝守之。以備東條。五月。氏真攻東參河。諸豪善拒。七月。嗣君自將攻牛窪。使別將攻鳥屋。鳥屋陷。本多忠勝與叔父忠真從軍。忠真斃。一。顧忠勝取其首。答曰。孺子不欲因人成功。自斃。一。人賊之。忠真啟狀曰。平八郎將行。爲君用也。嗣君大喜。五月。菟川城主吉良賴持。與兄義諦有郤。因酒井正親請降。俱攻拔西尾。走牧野成定。遂攻東條。東條裨將富永景通。陣藤波畷。欲攻小牧。忠次廣孝皆來。合於王

親邀擊景通。景通引弓擬廣孝。廣孝直前刺殺之。餘兵皆走。追北至城。降義諦而還。嗣君以義諦邑。賜正親。以景通邑。賜廣孝。以津平。賜忠次。使鳥居忠吉。松平信一守東條。妻賴持以其母妹。五年三月。嗣君使松平清善攻西郡。不利。更使久松俊勝。松井忠次等攻之。忠次招甲賀間諜十人入城。舉火。外兵應之。城將鶴殿長持走。追虜其二子。命俊勝守西郡。駿河兵來爭。不能取。氏真欲殺我質。以我外家關口親永為豪宗。不敢發。石川數正欲往護質。度嗣君不許。留書而往。關氏真甚惜鶴殿氏二子。則因親永請易質。許之。乃馳使還報。嗣君大喜。送二子於駿河。數正乃

奉關口氏世子信康而歸。已而氏真悔之。怒殺親永。擁我將士質。以誘降之。我將士無一人應者。即盡串殺其質。嗣君聞之哀痛。四月。引間城背氏真來降。七月。嵩山亦降。已而皆為駿河兵所拔。九月。駿河將朝比奈泰長來襲五本松。殺其城主西鄉正勝。正勝子元正在月谷。聞變馳援。見父已死。赴駿河軍死。其弟清員為泰長所捕。行歷萬丈谷。奮袂自投。遂脫歸。因管沼定盈告狀。嗣君命承父兄後辭。曰。臣兄有遺孤。臣請佐焉。嗣君義而許之。嗣君自將攻板倉。重定。于佐協。佐協與牛窪榆木合兵。拒于坂井。我前軍敗走。渡部守綱。夏目正吉殿戰。嗣君聞敗。馳救。擊斬重定。

日本外史 卷之六  
拔佐脇八幡二寨。六年二月。遣松井忠次。攻拔岩略寨。三  
月。自將與駿河將小原鎮實戰于小坂井。破之。五月。放鷹  
近郊。至深溝。故松平好景子伊忠在焉。邀而饗之。賜之以  
鷹。曰。長澤要地也。武田信玄所窺。非汝莫以當之。乃徙守  
長澤。十月。使菅沼定顯。城于佐崎。糧儲未備。邑中有上宮  
寺。爲一向宗。頗饒資糧。定顯徵之。寺僧不聽。乃奪之。僧怒。  
檄同宗鍼崎野寺。上呂三寺。合衆得千餘人。攻菅沼氏。劫  
剽而去。定顯訴之。乃命酒井正親。捕其主謀。斬以徇。僧徒  
益怒。大招聚門徒。將七係其宗。若欲救親戚。修仇怨者。往  
往歸之。矢田作十郎。馬場小平太。蜂谷良次。渡部守綱。本

多正信。其弟正重等數百人。吉良義諦據東條。其弟賴持  
據荒川。酒井忠尚據上野。松平家次據櫻井。夏目正吉據  
野羽。一時並叛。僧分之牌。書曰。進一步生極樂。卻一步墮  
地獄。刻日來攻。嗣君大驚。分兵守諸城。大久保忠俊與從  
子忠世。忠佐以下守輪田。酒井正親守西尾。松平伊忠守  
深溝。本多廣孝。松井忠次守土井。松平清善守竹谷。松平  
家忠守形原。松平信一守藤井。松平親俊守福釜。酒井忠  
次。若于上野傍。每賊出舉烽相報。嗣君覩烽。即馳救。賊輒  
逃走。石川數正與諸公族攻上野。土井兵攻東條。藤井兵  
攻土呂。鍼崎。皆有功。深溝兵攻野羽。野羽城兵乙部某導

而陷城擒正吉。乙部請曰：臣所以為尊者，欲活正吉也。伊忠亦請之。嗣君終釋正吉，祿之。酒井忠次招戶田某，亦以為導攻野寺，破其後門。十一月，鉞崎賊攻輪田。忠俊邀戰于小豆坂，嗣君馳救，大破之。阿部忠政善射，渡部守綱與。正重皆傷。水野忠重追蜂谷貞次，貞次揮槍逐之。忠重卻。嗣君親進追之，貞次卻。松平金助追而詬之，貞次曰：吾畏主公，豈畏汝哉？縱殪金助。將鉞，嗣君呵之，貞次怖而走。正重追平岩親吉，射中其耳，將鉞，又呵之，亦怖而走。忠俊進攻鉞崎陣于伊田，大久保忠世與本多正重以銃相擬。忠世先發，正重傷走。賊議曰：爭戰不決，宜分兵於妙國。

寺扼其歸途，夾擊陷之。淖中，蜂谷貞次、忠俊婿也，痛其覆滅，獨騎低回寺前。忠俊悟之，引兵還輪田。十二月，嗣君攻佐崎，與矢田馬場戰，走之。天野康景斬馬場。閏月，本多重次、高力清長攻土呂。本多廣孝、松井忠次攻東條，皆有功。賞功分邑，賜忠次松平氏，尋築砦于佐崎傍。七年正月三日，水野信元來賀正，會佐崎賊焚岡大平，嗣君望之，謝信元上馬而出。信元不忍去，以其卒從。嗣君使上輪田兵當鉞崎，而直出小豆坂，與賊遇。近藤新一射中嗣君轡，嗣君怒，親陷賊陣，與信元兵合，擊斬其二將。上呂鉞崎野寺賊合攻輪田，忠俊、忠世防戰，被創。嗣君單騎赴援，踵馳者三。

日本外史 卷之八  
十八騎。鶴殿康孝戰死。賊黨渡部高綱進逼嗣君。其甥內藤正成待側。呼曰。事已至此。不能恤私親。乃射仆之。賊兵豨突而進。嗣君甚危。賊黨土屋長吉謂其儕輩曰。吾以門徒故。敢敵主君。今不忍視其危。吾寧墮地獄矣。乃倒鋒當嗣君馬前。防賊戰死。會日暮。兩軍交綏。嗣君還脫其甲。得二銃丸。命收長吉尸。葬于輪田。二月。西尾兵合水野氏援軍戰于櫻井野寺。破之。嗣君自討野寺賊。設伏破之。數日。佐崎賊可三百。以矢田爲將。犯岡崎。嗣君密戒銃隊曰。賊所以困我者。以有矢田也。彼負勇。每先士卒。宜狙擊之。及戰交。矢田中丸斃。餘賊潰走。自是賊衆沮喪。互相悔責。勸

本多正信。蜂谷貞次請降。貞次就大久保忠俊乞焉。忠俊因說嗣君曰。方今群雄務厲兵拓地。而我有內變。國兵半爲仇讐。有如隣國乘隙來侵。傾覆不旋踵。不若容其自新。使各效力。嗣君聽之。貞次乃與衆議。請三事。曰。將士復祿。曰。僧徒安堵。曰。渠帥減死。嗣君曰。所請皆允。獨渠帥不可。赦忠俊泣諫曰。去歲以來。臣宗族幾殲。公欲恤而賞之。願賜此輩之命。以爲前鋒。攻吉良荒川。立功贖罪。則疆土日拓矣。水野信元亦以爲請。嗣君勉從之。召貞次守綱以下于輪田。徵盟賜書焉。使石川家成率鉞崎降將赴土呂。呼而諭之。賊投兵而降。佐崎野寺相繼皆降。乃逐正信等五

日本外史 卷之八  
人及諸惡僧。以其餘為先鋒。攻東條荒川。義諦賴持請降。不許。皆西走。是役也。榊原康政先登于上野。康政之先曰。仁木義長居伊勢榊原邑。其裔清長徙參河。其藏人親忠。康政其孫也。幼沈深喜書。是歲。甫十六。成瀬正義與弟正一。每戰有功。二人嘗獲罪。出奔甲斐。已而來歸。嗣君待之如故。二人感激。故戰最力。嗣君既定西參河。三月。出兵東參河。四月。小笠原康元以幡豆。牧野定成以牛窪。戶田重定以榆木皆降。乃築砦于一宮。使本多信俊守之。以通吉田田原。五月。氏真將兵一萬。陣佐脇八幡二邑。分其五千攻一宮。信俊告急。嗣君自將二千人赴援。過二邑間。至本

能原。部伍嚴整。兵鋒甚銳。氏真不敢犯。其兵圍一宮者解。退。信俊尾擊破之。明日。嗣君復逼氏真營前而還。氏真引去。自是不能復出。六月。嗣君使酒井忠次率牛窪榆木幡豆兵攻吉田。本多忠勝先登。蜂谷貞次戰死。城將小原鎮實終致城去。以賜忠次。本多廣孝攻田原。取其郭城。將朝比奈元智亦致城去。以賜廣孝。六月。酒井忠尚復叛。命廣孝忠次討之。城兵醜其數。叛相率出降。忠尚奔駿河。尋死。是歲。攻御油寺部。皆取之。長條築手段嶺。三色皆降。八年。春。嗣君盡定參河。乃置奉行三人。掌國內政刑。以作左衛門。本多重次與左衛門高力清長。三郎兵衛天野康景充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之重次剛直清長慈祥康景沉重善謀民爲之語曰佛高  
力鬼作左彼此無偏大三郎先是嗣君既與今川氏絕以  
元康之名義元所命也改名家康取遠祖義家偏名也鳥  
居忠吉爲嗣君奏京師請襲先世官爵九年十二月詔敘  
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十年五月參河守爲世子信康娶織  
田信長女信長使佐久間信盛來送女參河守之定國也  
武田信玄使使修好是歲使其將山縣昌景來言曰請戮  
方滅氏真我取大井河以東公取大井河以西參河守許  
之十年正月詔遷參河守爲左京大夫三月大夫出兵  
遠江攻久能使高力清長說城將宗能降之松下二股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蕞三族皆降進攻堀川拔之遂取宇津山城于是附八月  
織田信長西略近江來乞援兵大使松平信一以二千  
餘人往信長將木下秀吉等攻箕作城城固不拔信一疾  
攻冒矢石而進大呼曰參河人松平信一先登矣諸隊繼  
登城遂陷信長面褒信一曰卿可謂膽生毛矣賜桐菰胴  
服十二月大夫入遠江欲取井伊谷谷中豪族井伊直親  
以讒言爲氏真所殺其故部皆召近藤鈴木三族皆屬大  
夫大夫遂取刑部先是引間城主飯尾景密通款於我事  
覺被殺其部亦以城來降又爭事相殺於是大夫入引間  
益其壘壁立爲根據遂招降馬伏高天神二城是時武田



信玄已入駿河。遂氏真氏真奔遠江。朝比奈泰能守掛川城以迎之。三浦義鎮小原資久棄氏真而獨保花澤。甲斐將秋山晴近濟大井河。招久能久能不下。奧平菅沼迎戰于見附。我兵不利。大夫使人謂晴近曰。汝何敢背約不亟引去。我親出擊之。晴近懼引去。大夫遂攻掛川。城險食足不可輒拔。乃連若備之。退陣見附。是歲奏請復德川氏。十二年正月。詔報可。自是德川爲宗松平爲族。是月復攻掛川。使使謂信玄曰。掛川則僕力能舉之前日之約如何。信玄答曰。不敢渝。大夫乃徙陣于天王山。以逼掛川。氏真啗久能宗能父宗明以利。欲夾擊我軍。宗明諾而告之。宗能

宗能不從。氏真之使復至。戒期。宗明父子密謁大夫告之。大夫使佯期焉。而夜伏兵城外。候敵出。起鬪。獲其五將。尾而入城。城兵堅拒不得入。二月退陣。見附降。瀨名都築二城。三月復攻掛川。泰能等出戰于西宿。我諸將擊破之。追走至城。以竹楯環攻。城兵以舟師出。我軍後。鳥居元忠。神原康政等。邀擊走之。大夫退入引間。使三奉行下令三條。禁鹵掠。按據士民。會氣賀盜起。遣兵誅其首謀。盡赦餘黨。遠江民歸心焉。氏真度掛川終不可守。欲走依北條氏康。氏康其舅也。乃因酒井正親石川家成乞和。大夫答曰。某幼爲尊翁所扶持。不敢失舊誼。讒者所間。以至構兵。今信

玄欲併駿河遠江公若以遠江見附某其當與氏康謀納  
 公於駿河因送誓書五月使松平家忠護送氏真至戶倉  
 授之於北條氏大夫於是取遠江以掛川賜石川家成自  
 從五百人巡視郡縣甲斐將山縣昌景將兵三千自駿府  
 至金谷遇大夫下馬而拜觀我寡單心動託忿爭反襲之  
 大夫走就險隘擊斬其前鋒八騎昌景引去大夫大怒遣  
 兵攻駿府昌景棄壘走乃使使氏康謀復氏真氏真舊臣  
 岡部正綱等修府城守之六月以天方飯田不奉我令攻  
 取之十一月信玄與氏康戰勝之降正綱取駿河分兵據  
 小山大夫使松平真乘援掛川以攻小山元龜元年正月

其下同

以遠江既定徙居引間改名濱松使世子居岡崎以撫參  
 河大夫威名大振稱為海道第一是月信玄攻板花澤小  
 原資久三浦義鎮奔高天神城主小笠原長忠與之有故  
 而知大夫深惡二人斬獻其首大夫不賞二月信長使人  
 來賀二國平定且請援兵擊朝倉義景三月信長先入京  
 師大夫將兵一萬繼之四月將軍足利義昭饗信長及大  
 夫遂赴越前信長自近江大夫自若狹會于敦賀攻拔于  
 筒遂下金崎會淺井長政叛應義景欲夾擊信長信長危  
 懼問大夫曰為之何如大夫曰公弟馳入京師長政見事  
 遲矣必未扼歸路至如義景則留一猛將與僕合力必不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龍尾也。信長乃留羽柴秀吉。而夜走京師。數日。大夫與秀吉殿而退。信長將丹羽長秀。明智光秀。在若狹。不能歸。大夫分兵救之。皆達于朽木。行擊土寇。而入京師。五月。歸岡崎。六月。信長擊淺井長政。復來乞援。大夫將兵赴之。朝倉義景使族景健援長政。信長兵三萬五千。大夫兵五千。陣于龍鼻。長政兵八千。景健兵一萬五千。陣于大崎。信長夜議戰。大夫曰。僕年少。不喜混戰。願當一面。信長曰。然則當長政。顧公兵寡。我當分兵援之。大夫曰。僕領小國。慣用寡兵。且縱賜援兵。非素撫循。何為用乎。信長曰。使公獨當敵。吾將為天下笑。請附一隊將。誰可者。大夫乃請稻葉通朝。

寄

信長召通朝曰。汝為德川所識。拔榮莫大焉。因取一槍贈大夫。曰。相傳。是為鎮西八郎箭鏃。公源氏曾胤。詰朝。其以此指麾。大夫喜而受之。於是分兵為四。酒井忠次等為前鋒。石川數正等為次隊。大夫自為中軍。榊原康政本多廣孝為左右翼。稻葉通朝為後拒。旦日。長政自東。景健自西。來至姊川。信長又使人來謂曰。吾深憎長政。欲甘心焉。願公當景健。大夫曰。諾。忠次諫曰。我所嚮已定。乃易之。謂伍必亂。大夫曰。西眾而強。東寡而弱。舍東取西。吾所願已。乃引兵而西。與景健夾姊川而陣。景健縱兵百餘先濟。本多忠勝在中軍。請曰。彼欲擊我。橫我當逆戰。大夫曰。善。命忠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勝馳擊。大久保忠隣、安藤直次踵馳擊走之。景健以全軍進。我前鋒卻。次隊承之。戰于河中。犬塚又內攬敵槍相挽。遂奪而殺之。內藤正貞遺槍敵中。田馬取之。松平志次為敵射。矢貫左手。拔矢反射。殪之。次隊卻。敵進。直逼麾下。麾下將士拒戰不決。大夫怒。奮槍指麾。縱左右翼夾擊。大破之。顧見信長軍敗。沿川而東。與後拒俱擊。長政又大破之。追北至大寄而還。信長大賞大夫功。自以武門棟梁。本多正信渡部守綱等亡在越前。悔而來歸。是役從有首功。八月。大風傷稼。我國最甚。命三奉行賑恤之。九月。信長攻一向賊于攝津。淺井朝倉六角氏並起。絕其歸路。大夫使酒

井忠次石川家成赴救。數擊六角氏。事平乃歸。是時信長已取近畿十餘州。而大夫屢得定參河。遠江。以與強敵接壤也。

日本外史卷十八終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一

日本外史卷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初信長深畏武田信玄。事之甚謹。而信玄常欲西其兵。議  
 曰。信長使家康當我。而自取易取之地。以致強大。今先獲  
 家康。則信長隨手而亡。當是時。與信玄勅敵者。唯有北條  
 氏康。及越後國主上杉謙信。是歲冬。氏康率子氏政立。請  
 和於信玄。信玄以其庇今川氏真難之。使氏政殺之。以表  
 意。氏真懼。航海來奔。大夫給以邑。善遇之。氏真素與謙信  
 通好。勸大夫修幣焉。謙信喜答之。約夾攻信玄。大夫異父

事謙不  
 作仕非  
 今从門  
 田亮佐  
 家燕本  
 改之

日本外史  
 卷十九

弟久松義勝。質駿河數年。為信玄所奪。幽于甲斐。至是逃  
出。踏雪而歸。足指皆墮。大夫厚視之。信玄於是決意絕我。  
而德川氏與武田氏始構難矣。二年正月。大夫進從五位  
上。遷侍從。二月。信玄入遠江。三月。攻高天神。小笠原長忠  
堅守。乃引兵去。令其將秋山晴近侵東參河。招降三族。獨  
菅沼定盈不降。四月。參河諸城多陷。我民叛。應信玄。欲襲  
岡崎。侍從遣青山忠門擊乎之。忠門戰死。侍從出陣于吉  
田。遣兵擊信玄將山縣昌景。走之。信長聞我與信玄交兵。  
甚危之。而不敢來援。使人來言曰。聞信玄數侵貴國。某當  
赴援。以報去歲之勞。而以西事殷未之果也。顧濱松當敵

衝。宜避徙岡崎。侍從謝曰。某請徐計之。使者出。侍從笑謂  
近臣曰。吾而去此。當蹋折刀劍。不復用焉。信玄何足畏哉。  
十二月。信玄兵侵吉田榆木。侍從自將拒之。不敢戰而罷。  
三年正月。侍從入駿河。三月上杉謙信將兵入信濃。以為  
我聲援。十月。信玄將兵三萬餘來侵。拔鞆飯田二城。陣于  
袋井。見附。內藤信成。大久保忠世將四千人。至西島。與信  
玄遇。信玄曰。敵兵輕出。勿使一人還。摩兵來逼。信成曰。濱  
松八千之兵。其半在於此。而眾寡不敵。一敗塗地也。何以  
再戰。乃退。侍從聞前鋒危。自出陣。馬籠。使水多忠勝率精  
騎往援之。忠勝至一言坂。信成等欲退。甲斐兵尾之。結而

塗地  
無也

不解。忠勝善用槍。所愛一槍。名曰截蜻蛉。於是忠勝戴鹿角冑。提截蜻蛉。單騎馳入兩軍之間。兩軍乃開。終收兵而退。命率積薪坂頭。而伏銃其側。敵至。銃發火起。敵不能復尾。時我兵多蒙唐首。信長所貽也。甲斐人爲之語曰。家康有過分者二。唐首也。平八也。已而信玄遣其子勝賴等攻二股。馬場。信房備我援路。侍從赴援。渡天龍河。不敢戰歸。敵結筏河上。以絕城汲道。守將致城。收入濱松。我諸城多叛。降信玄。信玄合兵逼濱松。乃令松平清善往拒宇津山。濱松諸將勸請援於織田氏。侍從不欲。之諸將曰。信長富五倍於我。而連請我援。我以二國抗強敵。未嘗請援。今而

一請。何不可也。侍從從之。十一月。信長乃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等來援。相持踰月。十二月。信玄部兵四萬。陣于三形原。縱火濱松城外。侍從怒。欲出擊之。信盛羣臣及諫曰。寡君戒臣等曰。信玄老將也。其兵精強。天下無敵。德川欲出戰。汝當固止之。侍從曰。嚮信玄入小田原。旌摩其門。而氏康不出。世傳以嗤之。今敵踏藉我城下。而不敢發一矢。非丈夫也。果然。則吾當削髮披緇耳。諸將固諫而止。二十一日。信玄退入井伊谷。侍從遂北出。陣三形原。日已晡。分兵八十爲九隊。遣鳥居忠廣往覘敵狀。返報曰。信玄返軍而來。陣堅勢銳。戰必不利。請速收兵。侍從不聽。更使渡

關字  
作

部守綱往。亦報曰。勿與戰。侍從叱曰。人入我室。就我枕。猶有固而不較者哉。命大久保忠佐。柴田康忠。往挑戰。守綱止之。不肯而馳。與石川數正。木多忠勝。神原康政。共擊敵將。小山田昌行。走之。侍從以麾。下與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擊山縣昌景。亦走之。追北而進。勝賴與馬場信房。自傍進。逼我麾下。昌景。行皆返之。信玄自縱奇兵。橫擊我軍。軍亂。信玄乃鼓全軍而徐進。山島為震。我軍終大敗。信盛走。汎秀死。數正與松平家忠。止戰不支。侍從切齒。口出沫。厲眾返擊。成瀨正義。木多忠真。安藤基能。鳥居忠廣等。死者凡一百餘人。敵兵益逼。侍從自度不脫。欲返決死。士多

喪馬。步從。夏目正吉。在濱松。聞急馳至。諫曰。勝敗常事耳。此非大將受命之日。君第速走。臣請代焉。乃扣其馬南向。以槍鐵策。馬馬走。正吉呼。畔柳武重。曰。子以我君免。武重欲止共死。正吉揮而去之。自奮槍。拒敵苦戰而死。侍從得間而走。使忠世樹旗于犀崖。以收敗軍。敵以為大將。爭赴之。侍從因得達城。城門闔。武重大呼曰。君歸矣。蓋開。開而入。一城間。敗大擾。高木廣正得。一髮首而還。侍從命貫之。刀鋒。徇曰。兩軍鬪亂。吾獲信玄矣。眾乃定。侍從下馬。執槍。慨然謂從者曰。吾恨為尾張人所沮。戰夫其時。乃取此挫。血矣。取腰間扇。以賜武重。都築秀綱。凌豫煮粥。以攜士卒。



賜之衣服。時已昏。或請關門。侍從曰。後者安歸。且示敵怯。非計也。命開諸門。篝火。而自飽食酣睡。鼻息如雷。敵方追。北逼城。見門開。恐其有伏兵。不敢入。鳥居元忠渡部守綱等三百人。出門而戰。敗兵自敵軍後。謀而還。信玄乃退舍。忠世康政行破敵兵入城。本多重次喪馬。殪敵一騎。奪其馬還。初重次多儲糧仗。於是眾賴以安。馬侍從召諸將議守禦。忠世曰。敵新勝。當挫其鋒。以振我軍氣。侍從然之。收城內銃手得十六人。以忠世及大野康景將之。五更登屏崖。亂射甲斐營。營亂多陷谷死。信玄曰。家康兵何強項也。會石川家成自掛川入援。我軍稍振。侍從上城樓望甲斐。

軍。願富永某曰。汝以為敵去。留何如。對曰。申無輜重。竈不見烟。是必去矣。明日信玄果去陣。則部馬場信房謂之曰。臣檢敵屍。其首者俯南。首者仰北。其家康訓練矣。向使主公與家康和結以婚姻。以為先鋒。則天下何足圖乎。大正元年正月。將軍足利義昭下教信玄。使與信長及侍從和。信玄不肯。引兵攻野田。菅沼定茲與援將松平忠正堅守。敵蒙竹搯。用龜甲車。外城陷。乃退保內城。敵環甕若鑿地道。以絕井泉。侍從自將救之。甲斐軍不可犯。退次吉田。馳使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城中自善笛者村松善銃者鳥居村松。夜上樓吹笛。敵數騎來城外聽之。標竿而去。

鳥舌晨起。見之曰。聞信玄喜音。得非是乎。密定淮安。銃連  
夜使村松復吹笛。敵復來聽。銃發。隨一騎。日日敵中傳言。  
信玄有疾。來諭致城。定為忠。上請出城自殺。以免士卒。信  
玄許之。比出城。伏起被虜。囚十長篠。誘降之。二人不屈。初  
與平道。文管。召正員。管。召刑部。置質於濱松。而叛降甲斐。  
於是請歸二人。以易其質。信玄乃使人來言。侍從許之。嘉  
二人守節。如其采邑。二月。信玄病創。分兵而去。使我叛將  
守七城。以逼濱松。侍從曰。可使敵在我近外哉。月使世  
子信康。石川家成。平岩親吉。久野宗能。復其九城。餘皆解  
走。四月。信玄創復發。歸國。途卒。勝賴當國。私不發喪。五月。

侍從徇駿河。六月。巡二股。壁于城山。七月。攻菅沼正員于  
長篠。以火箭焚其城。正員退保子城。乃築壘熊山。留兵而  
還。八月。勝賴來援。攻熊山。侍從自將。邀戰。甲斐諸將退。保  
險阻。侍從伏兵而待。道。敵不敢出。遂去。城陷。正員出奔甲  
斐。敵將還。助之。成。鳳來寺。又助與平道。文。成。筑手。道。文。之  
叛也。其子貞能。諫之。及信玄去。道。文。危疑。貞能。子。信。昌。略  
涉書志。為莖之。絲曰。蛇年之人。死。道。文。謂信玄。生歲辛巳。  
必既死也。遂決意歸歎。勝賴在。黑。淵。激。曾。於。貞。能。貞。能。不  
能拒。遣其少子。或告貞能有異心。武田信豐。召之。貞能。即  
往。戒從者曰。未見我首。勿動。入見信豐。信豐詰之。貞能笑。

日本外史 卷之十九  
曰公莫信反間。信豐意解。與之圍碁。畢局而出。勝賴軍益城道壽招之飲。又往。道壽使人出呼曰。奧平氏被誅。從者不動。貞能出而歸城。乃舉族來奔。甲斐成將追之。侍從遣本多廣孝。松平伊忠迎之。龍山擊破追兵。進戰築手下。又破之。勝賴怒。殺其質。十月。勝賴遣諸將。擣濱松。留守本多重次等。迎擊卻之。侍從乃還。勝賴出陣。見附不戰而去。二年正月。侍從進正五位上。三月。上杉氏來修好。侍從修長篠城。復諸亡地。四月。攻乾城。遇雨。引還。城兵屢擊。殿軍多死者。五月。勝賴大舉來攻野田。城壁未修。菅沼定盈棄城退。六月。勝賴進攻高天神。侍從乞援於信長。信長聞信玄

上流一作上遊

定死。乃肯來援。勝賴疾攻。以利誘降。城將小笠原長忠。長忠遂降。信長聞之。止次吉田。侍從赴謝。信長亦謝。其扞信玄之勞。贈黃金二袋而去。侍從以長忠邑賜大須賀康高。使守馬伏壘。九月。勝賴將兵二萬來侵。侍從將兵七十陣于大龍河。我兵分爲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欲俟敵渡。夾擊之。甲斐諸將視我陣不可犯。勸勝賴退去。三年正月。天野康景有吉夢。以爲克甲斐之兆。獻之。二十日。因命連歌會。著爲恒例。二月。侍從出獵城下。見一成童。容貌秀俊。問之。對曰。井伊直親孤子。名直政。幼字萬千代。育於繼父松下清景。侍從曰。仕我否。直政曰。奉命。乃載歸。遂賜其舊邑。

井伊谷統故部曲。是月。以長篠賜與平信昌。井伊氏與平氏皆南朝時屬官軍者也。侍從知信昌可用。使松平伊昌助之。益修守禦。以備勝賴。四月。勝賴侵守理。我吏人大賀彌四郎者。以文無害起岡崎胥徒。至司二十餘邑稅務。竊懷異圖。與其黨小谷倉地山田三人謀。通款甲斐。曰。臣掌岡崎管鑰。城之所有。世子與諸將質耳。請啓大師。挾質以臨濱松。無不降矣。勝賴大喜。刻期來襲。山田中悔。自首世子。世子使人伏其內。聽之。盡得其實。急報之濱松。倉地小谷知事覺。逃捕斬倉地。終執大賀窮治服罪。乃反接馬上。徇之。城生磔其妻子。然後生理之地。而徇其首。勝賴

潛兵至榆木。聞大賀敗。轉掠榆木。牛窪侍從拒吉田。世子拒法藏寺。擊卻之。五月。勝賴大舉攻長篠。築壘于鳶巢山。分兵絕其饜道。信昌與伊昌屬眾堅守。侍從使小栗大六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果。出與平貞能自往。固請信長許之。未至。信昌出戰卻敵。焚其竹橋。勝賴攻奪其甕城。益修攻具。鑿地道。環塹柵。攻擊連晝夜。信昌謂其眾曰。孰能出促援兵者。鳥居勝高素強。稱強右衛門。進曰。臣請往矣。信昌許之。夜縋而出。至侍從營。致信昌命曰。城兵未疲。鉛硝亦具。所欠者糧耳。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免士卒。侍從召見。慰勞之曰。信長既在途。吾亦將以明日出。因留勝高

自從辭曰。城中延領遲報。臣不忍留也。即夜馳歸。將踰柵入城。為敵邏兵所執。勝賴命解縛諭之曰。汝往語城兵。信長家康不能來。宜速出降也。則吾厚賞汝矣。勝高曰。諾。乃使甲士十餘人。露刃擁之。至于城下。勝高仰城大呼曰。諸君努力。大兵來援。不出三日。言未畢。刃叢而死。勝賴益嚴防備。張索濠上。以防城兵逃出。十八日。侍從以騎卒二萬先進陣。高松信長與長子信忠。合五萬眾陣設樂。信昌望見之作書曰。城猶足堅守。請勿輕進。損兵敵若急攻。當鳴鐘報之。使鈴木金七齋往。夜踰濠以短刃截索。汨而來達。侍從獲書以告信長。信長甚憚甲斐人。捕重柵穿。堅守以

鳥銃使侍從亦倣之。人久保忠世其弟忠佐奉命以銃手三百為先鋒。參河守小柴基奔在甲斐。於是為勝賴使上國而還。竊懷歸志。過本多忠勝。忠勝攜侍從授之密謀。使歸告勝賴。以援軍易與狀。勝賴大喜。欲戰將佐皆諫。弗聽。乃分兵當城。使武田信實守高巢山。而自進渡。雁澤執兵為十三隊。本多廣孝酒井忠次相謂曰。我誘敵入死地矣。成瀬正。嘗在甲斐。記敵旗幟侍從召之。指甲斐軍。問曰。左者為誰。曰。山縣昌景也。問其右者。曰。馬場信房也。問其中者。曰。公族也。忠次因說曰。敵鋒嚮我。銳甚。請分兵。速出其背。焚為巢壘。使敵顧後則克矣。侍從曰。善。未告信長。

信長數發倭騎。倭敵皆曰。兵眾而整。不可犯也。一軍失色。二十日。信長召諸將問計。諸將氣沮。莫敢言者。忠次進曰。臣使人間視敵兵。寡羸。敗兆皆備。請明日決戰。信長曰。汝之勇。果如所聞。因命酒餽忠次。使傳之信忠。聞汝喜勝。蝦舞為我。為之。忠次起舞。眾感。和之。舞畢。復議戰。忠次復進曰。是役。係寡君國事。臣不敢辭。因進。襲為巢之策。信長心善之。而恐其漏泄。佯叱斥忠次。忠次弗得。罷已。而信長陰召還之。附兵五千。使行。侍從命松平伊忠。其子家忠。本多廣孝。菅沼定盈。阿部定次。奧平貞能。率三千人。助忠次。約曰。至則舉燧。忠次不歸。舍而發。乘夜踰險。五更

達壘下。伊忠謂家忠曰。我必戰死。汝全軀以事主公。家忠泣請共死。伊忠叱曰。國恩未報。又絕先祀。忠孝安在。乃分兵附之。訣飲而去。昧爽。忠次舉燧。大喊逼壘。信實惶遽出。拒伊忠力戰死之。終破。殺信實。遂焚諸砦。甲斐軍驚動。我兵觀燧大喜。織田氏將挑戰。忠佐謂忠世曰。我主彼客。使彼先戰。我之恥也。忠世曰。然。乃共出柵外。誘敵。敵左陣突騎三千先縱。我銃隊擊卻之。敵中軍繼至。忠世忠佐周馳健鬪。信長望其背旗。徽號。使人來問曰。一人以蝶為徽。一人以鏡為徽。其督眾也。如臂使指。敵乎。我乎。侍從對曰。蝶為兄。鏡為弟。皆僕家舊臣也。信長歎曰。德川氏何多佳士。

也。當是時。為二人所擊破者。皆轉赴信長前軍。敵右軍亦  
 冒銳直進。信長前軍走入柵內。柵始破。敵逼其麾下。侍從  
 馳騎告信長曰。公令諸隊齊發。鏖我軍用槍橫擊。可以克  
 也。信長傳令。敵兵大沮。本多忠勝。松平忠正。鳥居元忠。神  
 原康政等。攢槍接戰。甲斐諸軍遂大潰。信昌伊昌出長篠  
 夾擊。幾獲勝賴。勝賴墮免。是日。自卯至午。戰凡五十八合。  
 斬首一萬餘級。武田氏宿將精兵。畧殲於此。侍從往說信  
 長曰。今乘大勝之威。長驅追北。則甲斐信濃可一舉取也。  
 羽柴秀吉從在軍中。亦勸之。信長弗聽而去。侍從見信昌  
 賞其堅守。加賜采邑。許以女妻之。遂大賞將士。數日親往。

岐阜。謝信長亦謝曰。卿之君臣。以寡擊眾。為吾肝東面數  
 年矣。不則吾安得定京畿哉。今勝賴敗。氣不能復出。  
 頭。卿宜取駿河。遂及甲斐。信濃亦當相助焉。因見扈從  
 將士曰。長鬣將河不來。蓋謂忠世也。忠佐在扈從。對曰。家  
 兄有故。不得拜趨。信長曰。吾子兄弟。長篠之戰。可謂絕類  
 逸羣矣。手賜衣服。又賞忠次功。賜難刀。侍從辭歸。六月。侍  
 從攻二股。使忠世守。原若以當之。轉至掛川。攻光明城。  
 使諸將逼其前。而自潛兵襲其後。下之。七月。與世子信康  
 攻諏訪原。至八月。下之。城在田中。高天神之間。難其守。松  
 平忠次請守。乃賜偏諱。改名康親。稱周防守。名城曰牧野。

以武田氏比殷紂也。自是勝賴數出，遂不能深入。侍從遂攻小山，酒井忠次曰：「我已得二城，師暴兵疲，不可不戰。」勝賴慄悍過父，我攻小山，必來援之。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取敗之道也。康親勸往，遂往。九月，勝賴募兵二萬，陣大井河上。侍從曰：「果如忠次言，乃循河班師。」城兵出躡，世子信康殿而退。勝賴不敢逼，自是世子常從軍。十月，使大久保忠世、榑原康政攻二股，踰月下之，遂取伯耆塚、八荒山。信長復下岩村，佐久間信盛與水野信元有卻，諸信元通岩村，欲殺之。信元懼，來奔侍從，固請宥之。信長弗聽，遂賜死。使信盛取其邑，盡逐信元族人，獨其季子留匿參河。四年春，

侍從築城橫須賀，使大須賀康高守焉。以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吉屬之。勝賴納糧于高天神，侍從自出拒之。原欲戰，內藤信成諫而止，乃交綬。上杉謙信出兵上野，遙為應援。勝賴不敢南出，侍從乃納今川氏真於駿河，使松平康親、松平家忠並視其政。八月，自將拔樽井砦，使安倍光真守之。五年八月，侍從入山梨，擊甲斐將穴山信良，破之。甲斐兵又攻樽井，光真擊卻之。十月，侍從修築濱松城。十二月，侍從進從四位下，遷右近衛少將。六年三月，少將徇駿河，攻田中井伊直政從軍，每戰先衆，與諸將破其外郭而還。八月，大須賀康高破甲斐兵于國府河，少將侵



掠駿河至持舟而還。過田中。恐其兵出尾。為攻城狀。敵不敢出。我兵乃還。十一月。勝賴陣小山。少將陣馬伏。徙于總社。世子夜替濟水。視敵營歸。欲擊之。少將曰。據險之敵。不可輕擊。復交綏。七年正月。勝賴又入遠江。聞少將出。乃去。四月。三子長丸。生于濱松。母西鄉氏。以故水野信元孤子。土井利勝為其侍臣。利勝從其母。依土井氏。遂冒之也。初。世子信康為人剛厲。至手刃近臣。酒井忠次。夫久保忠世。數諫不聽。所生關口氏。如悍被廢。居岡崎。其婦織田氏。亦妬而無男。又為姑氏所離間。憤怨。是歲七月。織田氏遂作書。以姑氏陰事告信長。因疏世子十二罪。會忠次赴安。

計討

上。信長亦而問之。對曰。信。信長怒。使歸告少將。關氏與勝賴通。欲除卿。以立世子。遂滅我也。卿其亟計之。忠次過岡崎。不入。世子憂悸。八月。少將至岡崎。放世子于大濱。使侯後命。其明。世子親來哀訴。非聽。岩親吉為傳。請曰。世子材武。今遽殺之。後必悔焉。臣為傳。凡狀。願斬臣首。以謝信長。少將泣曰。喪我良臣。而兒終不爭悔。更甚矣。數日。遷世子于堀江。遂遷一殿。令忠世護焉。誅關氏。信長意未解。九月。望。終使世子自殺。年二十。世答忠世。華不曉。少將意也。初。少將姬人永見氏。孕而獲罪。出產於其鄉。世子潛舉之。呼荻丸。三年而見之。少將不子也。本多重次抱持。

而賀曰。皓首君若處戰國。宜多子矣。臣請育焉。世子卒。時  
荻丸甫六歲而立。長丸爲世子。先是。上杉謙信卒。義子景  
虎與從子景勝爭國。景勝賂武田勝賴。合攻殺景虎。景虎  
北條氏政弟也。氏政怒。絕勝賴。遂來修好。於是三國交盟。  
約曰。武田侵伊豆。則德川出兵駿河。侵遠江。則北條出兵  
上野。侵美濃。則德川北條並向甲斐。使織田毋東顧也。是  
月。勝賴氏政相持于黃瀬河。少將聞之。自將入駿河。酒井  
忠次諫曰。險深入。其危不測。少將曰。約不可違。且二人  
相持。而我乘其弊。必有利矣。使忠次留陣瀨戶。而進過田  
中城。攻持舟拔之。縱火至由井。勝賴引兵來迎。氏政不敢

通  
一作

尾少將欲逆擊之。諸將諫曰。勝不可必。而敵城在背。乃還。  
忠次爲殿。十一月。松平家忠伏兵瀧。攻擊破甲斐兵。八年  
正月。少將進從四位上。三月。攻高天神。連岩逼之。五月。攻  
田中。侵掠而還。持舟兵出瀨之。逐戰大破之。七月。復攻田  
中。岡田元次曰。大將兩入。必漲。請速收兵。少將乃濟河  
而還。其夜果雨。勝賴聞我攻田中。疾驅而至。河漲不得濟。  
九年。二月。高天神兵力屈而逃。我兵邀擊。斬守將。兩部與  
行。初。小笠原氏叛。降甲斐。我監軍大町。政局不從。武田  
氏以利誘降。政局唾罵不顧。幽于石倉。八年。至此得出。痿  
不能起。少將賞賜之。少將遂與織田氏議。大舉攻甲斐。十

日本外史

卷之九

七

年。二月。信長遣信忠將前軍入信濃。而自繼之。少將將騎  
車一萬五千。入駿河。陣牧野。分兵攻遠。日鞠子持舟。久能  
諸城皆陷之。甲斐將穴山信良在江尻。少將遣長坂血槍  
說降之。信良潛來謁。走還其邑。乃進陣江尻。遣人降田中  
守將依田信蕃。不肯。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致城  
而去。府中守將武田信龍棄守逃。少將以信良為鄉導。自  
市川入甲斐。所過毫毛不犯。石道望風歸降。當是時。信忠  
已下信濃諸城。進入甲斐占府。北條氏政與兵三萬臨境  
上。勝賴逃無所之。乃以殘兵棲天目山。織田氏兵逼殺之。  
獻首信長。信長罵曰。豎子使乃公不得高枕數年矣。今果

何狀也。傳至我營。少將下胡床加禮曰。公以五州主將。而  
遂至於此。豈非天哉。甲斐信濃上民聞之。皆竊歸心於德  
川氏。信長初誘武田氏諸將使叛。及勝賴死。皆誅之。下令  
逮捕期無遺類。少將潛庇之多得免者。依田信蕃。又守田  
中以抗我兵。少將最嘉之。收隸部下。於是少將會信長于  
諏訪。賀戰捷。信長曰。長篠之戰。奪其爪牙。今日固易為力。  
皆卿之力也。遂分武田氏地。使少將取駿河。少將曰。今川  
氏真寓居僕所。願割其半予之。信長不許曰。子以兵力取  
駿河。何分之一寓公乎。遂割甲斐一郡。賜穴山信良。使我  
統屬之。置瀧川一益于上野。經畧關東。置河尻鎮吉于甲

日本外史 卷之九  
斐森長可等子信濃。皆使受我節度。四月。信長焚惠林寺。慶其僧徒。遂自海道西歸。少將供給甚豐。五月。少將西往安土。穴山信良從焉。信長命吏除道。使明智光秀掌饗。饗于高雲寺。親饋之。使信良及酒井大久保石川井伊本多。榊原六將侍食。召優人為樂。因謂少將曰。卿盍遊觀京畿。吾亦當踵往。少將與信良以小隊發。信長使長谷川秀一。京商茶屋晴延從之。經京師。至大坂。織田信孝將畧南海。屯于大坂。迎饗焉。少將遂往界府。遣晴延入京師。以候信長。六月一日。將還入京師。本多忠勝先發。至牧方。逢一騎來。近則晴延也。回指謂忠勝曰。公不見夫烟乎。明智光秀

作亂。石府已被弑矣。忠勝大驚。回馬返報。少將已至飯盛山。望見一人。察其有異。留從隊。獨與五將挺前。其人告變。少將前晴延悉問之。秀一亦來。十騎聚馬首。計無所出。少將曰。吾義當立討光秀。而從兵至寡。今獨有入京自殺而已。乃引隊止。使忠勝前行數里。忠勝回轡。謂五將曰。僕欲敢獻異議。今光秀方得志。擁大軍據要地。吾浪戰貽禽。徒取笑天下。曷如歸國。舉兵徐圖。誅討哉。願公等勸之。上公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曰。老成之慮。乃出於少壯之人。吾輩慚愧。乃勸之。少將且曰。光秀已扼權路。宜取間道。少將曰。我不諳地利。必為土寇所困。終不若自殺。秀一曰。此間

士民素慣臣使令。臣能使之導。晴延亦散金募之。大和人越智玄蕃使其臣吉川某為鄉導。土寇乘夜起。侵我輜重。高力清長數返戰。攘之穴山信良自懷猜疑。不欲同行。自普賢谷分道而去。至草內渡為村民所殺。明日少將至木津。不可渡。有二舟來。呼而欲乘。舟人不肯。忠次擬銃脅之。舟人怖。艤而載之。既濟。忠勝以槍鐵撞破其舟。以防追者。織田氏將山岡景隆帥眾來迎。已而光秀覺。少將逃去。出兵諸路要之。本多正信聞少將當厄。馳至宇治河。與景隆議。諭茶商上林發土人。護入信樂館于鱒尾氏。使土人馳還設篝火河上。宣言德川公將來於此。光秀斥兵聞之。華

以俟焉。而少將入伊賀矣。初信長廬伊賀人。獨匿我管內者得免。於是其父兄相告。米護入伊勢。自白了浦上舟。七日達於參河大瀨。入永井直勝家。將士迎賀。即日少將徵兵管內。討光秀。美濃尾張將士使使送款。或勸急取二國。少將曰。右府故國也。吾可乘亂利之乎。十七日進陣于熱田。聞羽柴秀吉以山陽兵入討。光秀已伏誅也。乃班師。論賞畿道扞衛之功。當是時。四方聞變。騷擾河尻。鎮吉初藉信長威權。交聯國人。每事行新法。國人莫然。及信長薨。鎮吉恠恠欲走。不敢。少將至參河之日。遣本多百助護鎮吉曰。子欲西歸。宜借道於我。國人流言曰。本多圖河尻鎮

吉乃饗百助。醉而殺之。國人乘之。攻殺鎮吉。森長可等皆棄守。西走。於是甲斐信濃空虛無主。上杉景勝以條氏政並出兵爭之。少將聞鎮吉死。遣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成瀬正一入甲斐。以武田氏降將依田信蕃岡部正綱爲介。豎旗於柏坂嶺。以招來國人。武田氏骨鯁之臣橫田尹松城昌茂等相踵來歸。凡十餘人。少將皆予之印信。安堵如故。七村某者欲導氏政兵入甲斐。次山氏部兵擊平之。又遣大久保忠世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將兵繼往招諷訪賴忠小島原信嶺皆降之。十月少將留兵守駿河諸城。親將入甲斐。甲斐父老爭供芻糧。進陣于古府。撫循降附。分守

諸要。遣忠次忠世以下。以兵三千徇信濃。圍高島城。八月。氏政遣了氏直將四萬騎入佐久郡。諸將聞之。退屯音骨。遂引還。初諷訪賴忠不服。忠次少將更遣忠世乃服。二人頗有卻。於是爭殿不決。衆和解之。六將更殿而退。氏直尾之行七里。十餘合。我兵不損一人。氏直止陣。若坐。少將乃措伏。自將數百騎出淺生原。氏直不敢進。少將使鳥居元忠水野勝成松平清宗三宅康貞守古府。而自陣新府。氏政遣弟氏忠族氏勝將數千騎入郡內。氏直遣使告焉。曰。古府兵寡。子攻取之。則新府隨潰。家康當自下山遁。乃夾擊殲之。古府四將謀知其謀。以一千人邀擊之。氏忠氏

勝大敗遁去。少將望塵曰。我兵勝矣。已而四將以首級三百還獻。命梟之新府郊外。氏直兵視之。皆其子弟親戚也。乃悲駭不欲鬪。少將賞四將。賜元忠以郡內。氏直若子豆生。田參河人久世廣宣。甲斐人曲淵吉景。皆有功焉。氏政又遣弟氏規。窺駿河。松平康親守三枚橋。本多重次守沼津。擊氏規破之。氏直數招甲斐人。甲斐人斬使者獻其書。信濃人真田昌幸。保科正直初降北條氏。九月。少將使依田信蕃招降昌幸。合兵屯碓氷嶺。經關東糧道。正直因酒并忠次來降。以高遠兵取其輪。招諸城以屬。我氏直益窘。十月。氏政乃使氏規來請和。曰。公取甲斐。信濃。我取上野。

且請爲氏直娶少將女。少將許之。十一月。氏直撤兵而修平澤砦。少將使人謂之曰。我初欲取上野。遇和而止。今既和而築是偽和也。使諸將發兵赴之。北條氏兵懼。毀砦而去。是時。上杉景勝既取河中島。築砦四外。少將遣依田信蕃。柴田康忠。菅沼大膳等。攻前山高棚。小田井諸砦。拔之。於是甲斐。信濃。豪傑盡屬我部下。少將檢其采邑。或依舊。或削之。使平岩親吉鎮甲斐。大久保忠世鎮信濃。務因武田氏舊制。無所更變。獨除其厚斂苛刑。建寺于田野。以弔勝賴。嘉小宮山內膳忠節。召其弟又七。祿之。以其季弟爲僧者。爲田野寺主。收山縣土屋原一條四族之兵。屬於井

伊直政軍裝皆用赤色。井伊氏兵自是勁矣。十二月。少將乃還濱松。以降附四人掌採訪。北條氏使使納幣。織田氏故將柴田勝家亦使使賀平定。十一年閏正月。賞松平康親功。賜河東二郡。二月。依田信蕃攻拔岩尾而死。少將祿其子。賜姓名松平康國。依康親例也。乃命大久保忠世助康國。攻拔小室。走守將宇佐美定行。景勝不敢援。七月。北條氏迎女。酒井忠次護送之。八月。少將如甲斐。修法令。賜真田昌幸以上田。昌幸侵上野。取沼田。十月。少將進正四位下。遷右近衛中將。

日本外史卷十九終

日本外史卷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天正十二年正月朔。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國將士。盡賀正于濱松。謁中將及世子長丸。二月中將遷參議。進從三位。當是時。故織田信長將羽柴秀吉為政於京畿。略有十餘國。威權獨熾。參議亦與之通好。信長二孤。信雄。信孝。勢皆出秀吉下。信孝舉兵圖之。不克而死。其黨柴田勝家等。皆為所攻滅。諸宿將豪傑。皆俯首事秀吉。信雄孤立無援。秀吉復欲激而除之。故遇之亡狀。誘其驍將岡田重



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使叛降已。信雄怒三月召三將誅之。分兵攻其邑。遂與秀吉絕。池田信輝與二婿森長可堀秀政在美濃。信雄秀吉並招之。秀吉特啗以利。乃附秀吉。龍川一益稻葉通朝蒲生氏鄉等皆黨之。信雄益窘。乃來乞援於德川氏。參議曰。吾荷信長厚誼。視其孤之窮。感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即諾之。遣石川數正水野忠重其子勝成往助信雄。攻拔星崎。勝成先登。秀吉陰誘諸將。忠重不納而獻其書。忠重故信元子也。於是四近城邑交相攻擊。遂有勝敗。參議聞秀吉大舉且東下也。欲親將援信雄。虞北條上杉窺其後。使大久保忠世備北面。松平康親

平岩親吉鳥居元忠備東面。十日親將發濱松。酒井忠次與平信昌等以前軍先發。敵攻城邑者聞之。往往解圍去。參議四日而至清州。見信雄。信雄謝之。參議曰。公安之。某在焉。秀吉之兵。雖有百萬。不能以病公也。乃引諸將議戰守之策。榊原康政曰。宜進取小牧山。以瞰國內。莫使敵據之。參議然之。本多康重曰。往年勝賴侮敵。踰川而進。終以取敗。今盍監焉。酒井忠次曰。勝賴之敵我。我之敵秀吉。不可比也。參議遂命忠次修小牧故壘。十六日自攜信雄往駐軍焉。發間使入南海。招雜賀根來及阿波土佐諸豪。使並起圖大坂。秀吉患之。未果來。遙令池田信輝據大山森

長可陣羽黑以拒我軍。長可稱武藏守，以驍勇著，有鬼武藏之目。忠次請曰：「嘗試一搏鬼武藏，使京兵知參河技倆也。」乃與諸將進，縱火誘之。長可出軍八幡林，隔水挑戰。與平信昌單騎先濟，衆從之，擊走長可，斬首三百級。信輝與稻葉通朝聞之來援，或止之曰：「敵兵乘勝，未可與爭鋒，宜按兵馮高，待其來而下突。」信輝從之。參議謀知其謀，令諸將收兵，終留康政於小牧，而自入清洲，使本多廣孝築城小幡，以便參河往來。秀吉聞羽黑之敗，大忿，置戍南海，而自將而來。軍于大山，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分爲十五隊。自按視地形，仰視小牧山曰：「吾後矣。」乃穿空濠，二重于山前。

使數千人守之，起壘植柵，以頓諸軍。軍營彌百數十里。參議聞之，留內藤信成等守清洲，而自攜信雄合兵一萬八千，復陞小牧山。康政爲信雄移檄敵軍曰：「秀吉蔑棄君恩，爲鬼爲蜮，加兵於君之遺孤，天下之人孰不切齒。汝將士嘗與之比肩以事先君，乃爲其所驅役，果何心哉。德川公受依託，圖征討，盡發五國之卒，親將至此，大義所臨，必梟豎子。汝將士苟改過歸順，皆聽其自償，不然則併誅戮之。身首異處，其勿悔。」秀吉覽之，乃購康政首千金。參議上樓櫓，望見塹柵，笑謂信雄曰：「彼襲尊公長篠之策，豈以我此勝賴乎？」乃下令軍中禁擅進。秀吉遺書參議，請戰曰：「旦日

吾欲背塹柵進戰。使士無退志。公亦盡做我所爲。渡部守  
綱以銃長在前部。私答書曰。來諭所言。不足以聞寡君。寡  
君固欲與君樂戰。敢不奉約。至斷後之備。君自爲之。弊邦  
之士。有進無退。不必須此也。秀吉獲書大喜。欲進戰而不  
敢。乃上邱而罵。四月。秀吉兵益至。充滿山野。而我兵無繼。  
四日。池田信輝說秀吉曰。敵悉銳拒此。料參河必空虛。我  
潛軍出敵背。擣其窟穴。則彼必顧而潰。因夾擊之。可以獲  
其渠魁矣。秀吉沈吟不答。明日復說曰。公速斷之。遲則三  
日。敵亦爲備。秀吉乃許之。信輝將前軍。森長可將二軍。堀  
秀政將三軍。長谷川秀一將四軍。秀吉甥秀次將五軍。兵

凡三萬。翌夜潛發。秀吉戒曰。慎勿侮敵。信輝諾而往。至篠  
木柏井。誘土寇以向參河。織田氏將月村氏次爲岩崎城  
主。時從在小牧。其弟氏重居守。信輝等欲先取岩崎。以及  
岡崎。岡崎賈人聞警。走至丸根。告之守將酒井忠利。忠利  
單騎來小牧。白之。參議發謀。覘之。悉得其實。八日。晡。秀吉  
陣。遂起參議曰。是爲號也。乃密戒諸將。夜半傳發。選輕騎  
四千人。自將之。皆卷旗。裹馬銜尾。信輝軍而馳。柳原康政  
水野忠重等爲先鋒。至小幡砦。遣片兵五千。訶敵。敵前軍  
襲取岩崎。斬氏重。信輝檢其首級。大喜。報捷。後軍遂向岡  
崎。黎明。我先鋒至稻葉。則敵後軍頓東山下。傳餐而坐。我

兵急擊之。秀次秀一倉皇起鬪。終大敗。走於秀政。秀政報  
敗前軍。而自回擊。當是時。參議攜信雄至勝川。問其地名。  
而喜之。謂其兵曰。吾勝矣。擐甲而進。途得捷聞。遂至長湫。  
有來告者曰。先鋒再戰大敗矣。我軍危懼已。而康政歸謁。  
參議執其手。泣曰。汝得無恙乎。康政曰。臣等一捷而兵疲。  
爲秀政所乘。以君在也。忍恥至此。秀政已與信輝長可合。  
追北而來。或說曰。敵人衆。乘勝勢不可抗。不若速走保岡。  
崎也。參議哂而不答。渡部守綱還報曰。敵亂。次追北。以麾  
下迎擊。必克。高木清秀提敵首而還。曰。勝機在此。急擊勿  
失。本多正信侍側。進曰。是行危。豫幸也。蓋就萬全之策。清

秀守綱怒曰。子坐褥握籌。可月何川戰機乎。參議曰。二人  
之言然。乃命幢主擊葵章白旗。金扇馬標。遠出山後。敵兵  
望見。驚沮。參議乃麾軍而進。井伊直政自南山下。以銃手  
橫擊。敗秀政軍。奪其陣據之。長可信輝與麾下相挑。勝敗  
未決。安藤直次獻計。循左麓發銃。長可挺進。指揮中丸而  
斃。其陣大亂。參議大呼曰。二婿旣敗矣。盍擊破阿翁。我兵  
爭進。陷池田氏陣。永井直勝親信輝據胡床也。舉槍刺之。  
安藤直次斬信輝子之助。諸將追走。斬首一萬五千級。而  
日已加午。高木清秀內藤正成白曰。我兵疲矣。卒與生兵  
遇。必敗。參議曰。然。卽收兵而退。入小幡砦。秀吉聞敗。大怒。

獨度以爲我兵恃勝懈備也。以數萬騎疾發。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松平家忠留守小牧。忠次欲乘虛襲其營。數正沮之而止。忠勝曰。敵大兵赴援。主公必危。自率兵五百追及秀吉。與之并行相距可四百步。秀吉問曰。彼爲誰。左右曰。本多平八也。秀吉曰。名不虛已。每兩軍相近。忠勝輒發銃。其騎逸馬。追入敵中。忠勝獨騎馳取之。授騎共還。秀吉兵請擊之。秀吉不肯。遂至長秋。則僵尸蔽野。而不見隻騎。問偵人曰。敵安之。口。入小幡矣。秀吉歎曰。家康可謂具華實者也。乃欲遂攻小幡。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魁在。若是天所予。旦日圍而取之。遂舍龍泉寺。忠勝

見參議。千小幡說曰。臣不與於戰。人馬皆銳。秀吉之兵衆而不整。臣遣老兵視之。悉其可擊矣。願主公益臣隊兵。夜襲敵軍。走之。必取秀吉首于大山以南。致之麾下。參議曰。吾得大勝。狙勝者必危。且秀吉未可侮也。卽夜取路於平戶。以歸。小牧旦日。秀吉來攻。不及。曰。家康何神也。乃引兵還樂田。益增壘柵。使堀秀政蒲生氏鄉等以萬人守重濠。參議出勒兵濠前。氏鄉等馳使中軍請戰。秀吉曰。俟彼來攻。整隊防之。不然則勿出。參議亦下令曰。敵未踰濠。勿戰。西軍最畏井伊直政。以其裝赤色。目曰赤鬼。五月朔。秀吉留戍樂田。撤軍西還。自度大舉徒歸。恐取人笑。乃取

美濃二砦入大垣。六月參議使酒井忠次留守小牧而收  
入清洲。信雄亦歸長島。是時織田氏故將龍川一益九鬼  
嘉隆皆黨秀吉。一益將略最著。侵信雄統內。誘蟹江及下  
市前田三城降之。又誘大野。大野守將山口重政拒戰不  
屈。一益將以舟師入蟹江。城中舉降為應。參議望見之急  
發兵赴援。呼記室作檄。有吾可親往之語。參議曰。可守且  
兵機。命削之。即緝衣上鞍。奮鞭而馳。井伊直政成瀨正成  
內藤宗成水野勝成等追及於路。信雄亦來。俱至蟹江。江  
潮方落。一益舟膠不能進。我兵急迫之。一益兵潰。屢得以  
身入城。我兵隨攻之。別使石川數正安倍信勝攻拔前田。

走其叛將岡部長盛。山口重政又擊嘉隆于下市。走之。參  
議與信雄以中軍攻下市城。城負大澤。澤多蘆葦。參議曰。  
蘆葦蟠根。或可踐而行。使人試之。果然。乃徑澤逼城。城兵  
不備。因立拔之。斬其守將。乃合兵圍蟹江。榊原康政起土  
山下射城中。城中大困。嘉隆以大艦來援。我兵迎擊。復走  
之。一益終乞降。參議曰。斬叛將獻之。盡致邑於信雄。則宥  
死。一益盡如其命。七月。出城遁去。秀吉在大垣。得蟹江急  
報。悉軍來援。不及。乃屯桑名。參議進至神戶。修築諸砦。聞  
秀吉引去。乃還清洲。八月。秀吉將兵八萬。復入尾張。前軍  
至樂田。參議出陣岩倉。信雄陣水村。九月。秀吉至茂呂。參

來約  
作更約

議與信雄拔軍赴之。親出巡師。西軍觀我馬表曰。金扇復至矣。相驚擾不可定。大久保忠佐率騎乘之。秀吉夜退軍二十餘里。若于大野奈良。自入大垣。參議乃還。是月信濃諸將攻妻籠。聞西軍來援解還。城兵追躡。保科正直殿戰卻之。十月參議留酒井忠次守清洲。榊原康政守小牧。松平家忠管沼定。盈守小幡。而收兵入岡崎。德川氏羽柴氏相持。美濃尾張之間者。幾乎一歲。天下聞德川氏屢克羽柴氏。不競多來通款者。南海兵倍奮。屢侵大坂。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與故紀伊國主畠山貞政皆應於我。欲刻期夾擊秀吉。而未來約也。秀吉懼。十一月將兵入伊勢。信

雄與之對軍。參議聞之赴援。秀吉遽乞降於信雄。信雄許之。秀吉面謁獻誓。馳歸大坂。參議至清洲聞之。憮然使石川數正賀和成。十六日還岡崎。而上佐紀伊書至。參議慨然大息曰。使此書在十日前。則秀吉可生致也。今已後矣。勞使者遣之。南海之兵所在皆解。居六日。參議凱旋濱松。論賞長秋戰功。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來請和。信雄亦遣瀧川雄利介之。參議召詢之。諸將石川數正嘗為秀吉所誘。心竊嚮之。進說曰。主公之國不能當秀吉之半。而氏政劫其背。景勝逼其肩。三面受敵。事不可為矣。宜速聽和。以為國家之計。參議怒曰。問義如何耳。至勝敗之數。則

乃公自計之。乃遣歸三使。秀吉復使土方雄久數來請焉。十二月。信雄自來濱松。謝出援之勞。且謂曰。公與秀吉素無仇怨。特爲援我構兵耳。今我已與之和矣。公獨何自執乎。宜聽其所言。秀吉以無子。欲養公之子。公宜予之一人。參議不得已聽之。欲遣異父弟松平定勝。母水野氏泣曰。渠兄嚮質於今川武田。已極艱楚。其忍復之乎。參議愍然。乃止。時世子之外有三庶子。曰秀康。忠吉。信吉。秀康乃菽丸。忠吉嗣東條松平氏。信吉嗣穴山氏。乃遣菽丸。時年十二。本多重次。石川數正。皆以其子從之。秀吉大喜。養爲子。稱羽柴秀康。給邑萬石。後任參河守。是月。織田氏故將佐

佐成政自越中來。見參議及信雄。請戮力攻秀吉。信雄不許。參議厚遇之。諸將忿成政倨傲。交勸勿援。曰。北地阻絕。不可赴援。參議乃謂之曰。吾不必與秀吉戰。卽戰亦不必借子力也。雖然。子之來意。不可不答。他日有緩急。當爲之聲援。成政謝而去。十三年二月。成吉良。三月。參議患疔。危篤。臣民憂懼。本多重次造枕。請曰。臣嘗患此疾。有一醫治之而愈。君請命焉。參議曰。毋爲也。吾已決死矣。重次慙曰。君自絕命。臣請先焉。乃趨出。參議驚。命左右止之。重次不顧。強而率至。參議曰。汝何得此言。吾賴有汝曹也。以瞋也。汝曹宜全軀撫循子弟。以保我家。汝何得此言。重次泣曰。

起趨

一作



否。否。臣不欲生也。臣近視甲斐將士喪其首領折腰於我門。情狀可羞。今臣喪主公。亦將如是也。片少小從軍。面目創手足缺。一疲癯翁耳。特以主公眷顧。頗為人所畏。主公一瞋。鄰國四襲。我子弟沮喪不支。事可知矣。當是時。臣彷徨支吾。人將指曰。彼疲癯翁。何不恥之。其臣最寧。速死不欲生也。參議曰。然吾能從汝意矣。汝亦能從吾意。為吾忍恥乎。否。重次曰。君苟聽於臣。片豈敢違。乃召其醫。醫曰。宜重次手灼艾進藥。其夜片潰而瘳。重次喜極而哭。是月。秀吉南取紀伊。根來降。兵來奔。一百人。乃置根來部。五月。參議巡甲斐。先是。片少小從軍。取沼田。北條氏直請

還之。參議論。昌幸使還之。取蹟於內地。昌幸不奉命。終屬上杉氏。因降於秀吉。人久保忠世。島居忠平。岩親吉。率將士攻之。八月。秀吉北取越中。降佐佐成政。上杉景勝。又舉越後。降之。秀吉密與景勝議。使援昌幸。以圖我閩。月。我兵攻上田。不利。敵追至利川。忠世以上餘騎殿。而濟陣南岸。欲返擊。二將不肯。明日。忠世濟筑摩川。陣八重原。昌幸陣手白塚。忠世使柴田康忠還告。二將曰。公等壓河而陣。與我夾擊。必殲之。二將曰。吾暗於地理。不若持重。忠世怒。又使謂曰。公等怖敵。猶當來我後。以為聲援。亦不肯。往復之間。昌幸已退。陣于城下。忠世切齒曰。脫籠禽也。於是諸

將列壁相持。昌幸不敢出。參議遣井伊直政等接之。昌幸出兵犯康忠營。康忠擊走之。岡部長盛要其歸途。又敗之。九月。聞景勝大舉。且至。解兵而還。直政康忠為殿。昌幸子幸村請追之。昌幸曰。將勇陣整。不可追也。忠世於是留守小室。以備景勝。昌幸來襲。參議欲徙國都于駿河。命諸將士修築府中。北條氏聞景勝與秀吉連衡也。人懼。十月。使將士來尋盟。益固從約。木多重次自度曰。物情恟恟。而我兒在上國。恐受攜貳之疑。乃使使大坂曰。兒之母有篤疾。請使一訣。因取其兒而還。石川數正守岡崎。其兒亦在大坂。秀吉資望日隆。位至關白。賜姓豐臣。諸名族大邦入謁。

者。皆被恩榮。數正竊歎之。秀吉亦以八萬石邑招之。數正遂送款焉。與真田昌幸及小笠原貞慶通謀。又誘其部將松平近正。近正怒不肯曰。使者再來斬之。因獻其書。十一月。數正挈家出奔大坂。時將上擊多在岡崎。松平家忠自深溝馳至。護其四門。酒井忠次亦至。自吉田馳使上變。中外動搖。參議行放鷹。至岡崎。即日臨忠次第。命張散樂。人心卽定。乃召大久保忠世。忠世曰。景勝日伺我隙。而貞慶舉兵應之。又聞昌幸迎故信玄孽子某。以煽將士。吾一動。則甲斐信濃皆覆沒矣。弟忠教曰。敢請代守。生死以之。忠世喜。乃發會大雪踰歲。景勝昌幸不能出兵。忠教得代而

歸參議修岡崎塹壘。厚褒近正。以數正部兵屬內藤家長。於是諸將皆獻質。參議多還之。數正既至大坂。秀吉遇之甚薄。或榜其門。啜之。數正羞縮不出。秀吉既定南海北陸。以為我已奪德川氏左右臂。嗾景勝脅之。其國又有內訌。於是時而與家康和。和必成。家康必來。天下莫足復圖者。乃與信雄議。使羽柴勝雅。十方雄。久來議和。戒使者曰。德川以數正故也。意必不平。汝輩善處之。二使來岡崎。卑辭厚禮。陳秀吉信雄之意。請參議入覲京師。參議面諭曰。長湫之獲。皆秀吉所愛重。其欲甘心於我久矣。吾不敢往。至旗鼓相見。敢不努力。二使乃去。或諫曰。主公不往。則次郎

將不免。參議曰。羽柴秀康為其父所殺。我何與焉。遠近傳言。秀吉大舉東下。參議乃修守備。問群臣曰。岡崎我墳墓之地。而當敵之衝。誰可使守者。本多正信曰。緩急能手。刃妻兒。枕城而死者。而後可。參議曰。作左衛門。其人也。乃以精兵數百屬本多重次。往守之。重次辭出。意色甚決。參議乃約其子成重襲封。給以手書。十四年正月。參議適岡崎。秀吉復使羽柴勝雅來。固請入覲。信雄亦使其叔父長益來。慫恿之。參議不肯。使者不敢去。在其館候之。參議獵于吉良。使者承間來見。參議臂鷹而顧曰。可一搏擊。不能就人條制。明日復見。參議曰。若未去乎。吾不欲復聞。若說勝

雅進曰。願君侯少容之。使臣得終其說。夫關白以百萬之兵。翼天子出令。西有毛利之援。東有上杉之助。俊雄豪傑爭爲之用。復何欲而不致。而屈節招君侯。使者三反矣。君侯不思安危之決。徒以放鷹逐禽爲事。臣視君侯境內。城壘不固。溝池不浚。關白一舉趾。則上田之南。鳴海以東。非君侯之有也。臣竊爲君侯危之。參議起色曰。何歎歎也。秀吉兵雖衆。不過十萬。我兵雖寡。可得三四萬。要客兵於熟地。邀險而擊之。何難之有。歸語秀吉。能來則來。不能往也。勝雅長益返大坂。慮秀吉怒。匍伏復命。秀吉徐曰。家康言良然。堀秀政。蒲生氏鄉等。爭勸東伐。秀吉不聽。沈思竟日。

其夜四更急召勝雅及信雄。被衣而出曰。吾業已使家康來矣。二人驚問故曰。彼亡室吾以我妹繼之。彼寧不來國。人猶有不安。則以我大廳爲質。堀尾吉晴正侍坐。問曰。尊妹何在。曰。佐治之室是也。初秀吉有異。父妹適佐治。日向者秀吉欲奪之。改適於我也。明日使吉晴親正諭告佐治。佐治勉強聽命。遣妻而自殺。一月乃使長益勝雅及富田知信。大野維光來議婚。別授密旨於淺野彈正少弼。繼發四使至。因酒井忠次求見參議。不見。忠次告故。固請。數日延見之。四使曰。嚮關白無子。得養君侯。子聞君侯亡室。欲進關白妹參議。曰。好意至此。吾豈拒之。獨有三事。

約之而後婚。請問不答。使者曰：淺野彈正帶密諭在清洲，乃以駟召至。參議書三事示之曰：新婦有出不可為嗣，故嗣子不可出質。吾或蚤世不可割寸地。彈正少弼曰：某袖關白手書，亦有三條出而視之，皆暗合焉。參議怡然遂許婚。信雄來賀，北條氏聞之，意頗危疑，請盟。三月參議與氏直盟于黃瀬河，極歡而止。遂毀沼津郭以示意。四月納幣京師。秀吉使彈正少弼送女。參議使榊原康政往吉禮成館于富田。秀吉就見曰：吾欲見了而久矣。小牧之役，醜詆我者非了乎？吾嘗購了頭千金，今德川已為我婚，我婚有材臣如了者，吾所喜也。七月參議將自將討上田。秀吉

聞之，使使來言。關白為昌幸請，願釋之。八月令昌幸及小笠原貞慶來謝罪焉。參議遂議西上。酒井忠次曰：彼雖婚未可輕信，宜確得其情。然後往。是月秀吉遺親書固請。九月使彈正少弼以下六輩來約，送大廳為質。秀吉弟秀長諫曰：以母為質，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何不征伐之？秀吉西曰：汝何狹中，是非汝所知也。十月詔遷參議。中納言秀吉奏請之也。中納言遂決意入朝。諸將皆諫曰：秀吉威力如此，豈真以其母為質，恐有詐謀，吾陷其計中。雖悔可追，願君勿往。秀吉怒而來。臣等當以死拒之。中納言曰：吾亦不保其非偽。雖然，彼百方修好，至以母為質，而吾猶遲回。世

謂吾怯也。且彼亦有天命。吾當助之。共定天下之亂。今復與構兵。則亂曷有止乎。捐我一人之命。以救億萬生靈。不亦多乎。乃令世子留監國。大久保忠世石川家成輔之。井伊直政助木多重次守岡崎。而親帥士率萬人西上。至岡崎。遇秀吉母。至迎夫人見之。信矣。秀吉命沿道諸國。修橋梁。供帳。二十七日。至京師。館于茶屋晴延。秀吉與弟秀長及彈正少弼以下來見。曰。自長篠之役。不相面見。十五年矣。今吾子一為天下屈節。吾事成矣。遂見扈從諸將。謂本多忠勝曰。小牧之役。汝與我軍抗而行。可謂一騎當千者也。遂命酒饌。自嘗而進。贈賄極厚。如是者連夜。因從容問

至  
一作  
又作

曰。我起微賤。諸侯多不心服。奚為則可。中納言對曰。公第莫違義。義所在。天下從之。秀吉曰。善。既而曰。明日見子于聚樂子。枉意降我。以視諸侯。十一月二日。入聚樂第。秀吉大會諸侯。延見如儀。中納言拜跪甚恭。諸侯皆改容。其明日。大饗。當此時。秀吉母在岡崎。岡崎役卒。日積薪其館外。其侍婢怪之。召役卒問故。對曰。作左遲。中納言歸也。曰。若有短長。焚殺大廳。此老性急。今日已欲縱火。井伊公留之。而止。婢大怖。相謂曰。往年參河任子來。關白指其一人曰。彼鬼作左之兒也。今其鬼乃欲殺我輩。遂白之大廳。大廳憂悸。馳書秀吉。促中納言歸。中納言方受秀長之饗。宴酣

且  
一作

一 無 然 三 字 衆

兵部 大 輔 一 部 少 作

秀吉至。楮袍點茗曰。請祖於聚樂。乃與偕出。諸侯皆在門外。秀吉曰。吾欲我母之早歸。故使我婿趣就國。秀長躡中納言足。中納言進乞其楮袍。秀吉曰。此戎衣也。中納言曰。家康在焉。不使公復戎衣。秀吉笑。脫而附之。因左右顧曰。吾得快婿矣。衆譁然。蓋使秀長豫教中納言也。秀吉遂起。德川氏第于二條。賜酒井忠次宅。命秀長部將藤堂高虎。監役以近江地三萬石為湯沐邑。賜忠次千石邑五日。中納言進正三位。井伊直政任兵部太輔。神原康政任式部太輔。皆敘從五位下。其餘將領受官爵。有差。鳥居元忠以為是秀吉假朝辭。納我輩也。乃辭曰。臣關東野人。創夷

之餘。不便跪起。豈仕衣冠哉。後秀吉使羽柴勝推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養為子。元忠曰。臣兒不可使有。君亦辭之。十四日。中納言歸參河。重次以下迎賀。乃令直政送還大廳。諸侍女饗直政有禮。秀吉喜饗之。中納言之在京師也。秀吉請許石川數正謁見。及饗直政。又使數正接伴焉。終饗。直政不交一言。指數正謂衆曰。彼人面而獸心者。一坐失色。大廳侍女又懇重次亡狀。請加罰。秀吉笑曰。家康多佳士。可羨。十二月。駿府城成。中納言留菅沼定政守濱松。而徙居駿府。以板倉勝重為奉行。勝重幼為僧。喜讀書。父好重。弟定重。皆死事。兄忠重卒。無子。中納言乃令勝重

日本外紀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蓄髮爲吏。終識拔之。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焉。中納言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告夫婚有慶事。何也。勝重脫朝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且辭而歸。顧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安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爲吏者。誰不以內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爲。無一有議於外人苞苴。無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敢不唯命是聽。勝重與之誓。復被朝服。穿袴而出。妻送見其袴後拗也。呼返欲止之。勝重怒曰。何背誓也。妻惶恐謝於。是往拜命就職。訟獄平允。白事。天治十五年二月。造駿府二城。秀吉既與我不慮東面。於是大舉西伐。中納言遣

本多廣孝勞師。師攻岩石城。廣孝力戰受賞。七月。秀吉定九州而還。中納言赴大坂賀之。八月。轉大納言。進從二位。乃還。十一月。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十六年二月。辭兩職。三月。大納言朝京師。秀康以從西征有功。進左近衛少將。我諸臣多遷任者。四月。後陽成天皇幸聚樂。大納言與內大臣信雄等爲先驅。關白秀吉爲後乘。秀吉要大納言以下盟辭。特詔大納言與信雄秀長秀次及浮田秀家。班清華之上。禮畢東還。於是秀吉以北條氏未至。乃遣使責其不庭。北條氏遷延。意欲得婚及質如德川氏。而秀吉不加於意。閏五月。氏政使來。因我請和。六月。大廳有疾。大



納言與夫人赴京師。問之九月。留夫人而還。十一月。酒井忠次請致仕。大納言優旨答之。固請。乃蒞其第。盡驩竟日。使其子家次襲封。是歲。陸奧伊達氏來通好。十七年正月。真田昌幸。以子信幸質於我。是月。大納言獵于中泉。息清見寺。有一兒。捧茗而出。問其名。僧曰。甲斐人土屋惣藏之孤也。惣藏事武田氏。死於天目山之難。大納言喜得其胤也。載歸。謂世子曰。吾與汝以一口護身刀。拉兒附之。後賜名忠直。常侍世子。時少將秀康在京師。益長有英氣。嘗習騎。秀吉牙騎失禮。秀康馳斬之。秀吉不問。是時關東諸豪往往因我降。結城晴朝亦降。請得豐臣氏族為子。秀吉乃

東事  
一作軍事  
一作東

遣秀康。三月。大納言如京師。兩月而還。先是北條氏政請得我侵地沼田。而後入朝。秀吉不憚口。吾欲伐北條氏。以其為德川姻戚。如假之月。七月。秀吉發三使來請。大納言乃使人諭真田昌幸。致沼田。而就內地償之。因說氏政以順逆。勸其入朝。亦勸伊達政宗。皆不聽。沼田守將亦侵其傍地。十二月。大納言如大坂。秀吉入朝。請東伐。詔許之。以大納言為前軍。秀吉謂諸將曰。家康為前軍。秀吉為後繼。雖橫行萬國可也。況於北條氏乎。令大納言還國治兵。十八年正月。夫人病。卒于京師。以東事興。秘不發喪。大納言遣世子如京師。并伊直政內藤正成等從。至聚樂。秀吉喜

日本外史

忠次一  
作忠政  
誤據  
峯之集  
忠政是  
忠次子

迎曰。佳兒也。執其手入內。使夫人淺野氏結其髮更不務。親取金飾刀帶之。攜出謂直政曰。變野樣為京樣。大納言見之必驚喜。大納言朴實。其送幼兒。蓋以與此條有姻。故以此擬質也。吾豈有所疑哉。宜速護去。世子還至。大納言曰。秀吉不留我兒。是欲借我諸城也。乃命本多重次。本多正信。掃除海道諸城。命伊奈忠次。造浮梁于富士河。居三日。秀吉使者至。果如其言。二月。大納言發兵一萬五千。誓師而發。軍于長窪。三月。秀吉發京師入岡崎。本多重次留守焉。不肯出迎。秀吉召見之。重次曰。非我君何謁為。辭不入。秀吉至吉田。伊奈忠次曰。天雨河漲。請待霽而行。秀吉

曰。吾聞兵行臨水。宜亟涉。不則後者病焉。對曰。是所以行寡兵耳。以行大衆則溺矣。秀吉從之。留三日。至駿府。將入石田三成耳語曰。聞德川與北條通謀。勿入。秀吉猶豫。彈正少弼諫。浮言多信。乃入。三成自童年以面首承寵。及長。慧巧過人。秀吉以為奉行。任治部少輔。與少弼同僚。自是寢有罅隙。大納言聞秀吉至。留兵而來會。與上國諸將皆在其次。本多重次以事來謁。自後罵曰。咄。主公為此大怪事。主於國者。豈有空其城假人哉。如是則人或欲借夫人亦許之乎。且罵且出。諸將相視而嘻。大納言謂諸將曰。彼本多重次者。僕舊臣也。自僕幼時。從而百戰。僕亦愛愍之。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也。然天質頑縱。及老益甚。今於稠人中。詬僕如此。諸公可  
以想其平時矣。衆謝曰。聞此老之名久矣。今乃得見。有臣  
如此。真可倚賴。已而大納言復至其軍。秀吉至沼津。二十  
八日。親巡敵寨。就我營。諮曰。諸將皆說我曰。氏政父子擁  
數萬精甲。而不出戰。是欲誘我於險。而四襲之也。卿以爲  
何如。大納言對曰。以其觀之。是畏我焉。爾今宜爲三軍一  
攻。葦山一攻。山中。彼或來援。則以一軍邀擊之。秀吉曰。彼  
果來。煩卿邀擊。對曰。諾。某嘗將一萬。與彼之四萬。戰於甲  
斐。信濃。十合九勝。固易與耳。雖然。今彼據險決死。某若不  
利。公幸繼之。秀吉曰。諾。是必勝之計也。雖然。彼不肯出。則

奚爲。曰。二城必取。一某則以手軍。自占道出於酒匂驛。陣  
于早川。以扼八州接路。而公以大軍直擣小田原。敵必不  
能支焉。曰。酒匂之道。得無城寨乎。曰。有。鷹巢。足柄。新莊。三  
城。曰。何以踰之。曰。彼不能守也。武田信玄嘗以二萬入小  
田原。如行無人之地。今兵什倍信玄。其不能守必矣。曰。馬  
知無鯁將拒我者乎。曰。能然。我所欲也。某當攻而殲之。秀  
吉乃還其軍。夜發令。旦日攻二城。豐臣秀次中村一氏攻  
拔山中北條氏不出。大納言則以別軍出古道。松平康重  
本多忠勝等爲先鋒。攻鷹巢。陷之。足柄城潰。進攻新莊。守  
將拒戰。不克而走。秀吉繼至。與諸將相見于湯本。出戰。袍

按戰術  
尚錄  
領以  
中村  
氏見  
榮紀  
等書

三領使大納言取其一。且使以其一授秀次。因戒秀次曰。汝宜學德川也。又使大納言召世子於駿府。秀吉自取甲被之曰。宜類我也。自取其偏名。名曰秀忠。秀吉蓋以事勢未定。務結納我也。四月。松平康重等攻宮城野。破之。湯本竹浦解走。三日。大納言先諸軍。至於酒匂。城中驚怖。我兵復伏衢路。要擊敵援兵。多所俘斬。秀吉大喜。約我事平盡領北條氏地。我將松平康國。鳥居元忠。平岩親吉。助前田上杉氏。入上野武藏。下諸城。本多忠勝。酒井家次等。助淺野木村氏。會前三將。徇上總。下總。還入武藏。攻岩築。陷之。本多忠勝子忠政。手斬首級。城兵就元忠降。五月。康國次

總社。為降將所戕。弟康貞。手斬十餘人。定之。大納言以康貞為嗣。是月。小田原城。兵夜出。襲蒲生氏陣。轉赴我陣。陣堅不動。乃收入。六月。大納言召伊達政宗。使來見。甘棠城主北條氏勝。初守山中。敗保其邑。秀吉遣黑田孝高。說降之。弗聽。大納言使本多忠勝諭之。乃降。江戶城主遠山景佐。初守新莊。為我兵所敗。走入小田原。其弟川村兵部。其姪遠山丹波。與真田信尹。處守江戶。丹波信尹。納款於我。大納言遣兵。逐兵部。取其城。石田三成。大谷吉隆。攻館林。不拔。氏勝諭城兵。乃降。三成等轉攻忍城。彈正少弼助攻。將諭降之。三成忌其多功。給曰。城兵已有內應者。請分陴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攻之。城兵怒而戰。三成曰：內應敗矣。遂引水灌之。不得地利而罷。前田上杉氏以降附萬餘來謁。秀吉不賞曰：彼無血刃之功。或屠之。或降之。可也。西將加藤嘉明竊言曰：是豈主天下者言乎。二將遂攻屠八臣。守將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等死之。大納言索一菴子主膳家範二子昭守信吉。祿之時。小田原固守數月。兩軍禁戰。徒以弓銃相挑。先是。我軍徙于築地。鑿地道入城。未達。井伊氏營前有敵別堡。一橋通城。城兵時出戍堡。直政私計以部下子弟襲之。會暴雨。地道壞。城樓崩陷。直政設伏塹外而進攻。輒取堡。直政至橋。自發銃。銃炸傷手。進而不已。士卒力戰。斬首四

百。縱火于城。城兵益出。而我兵無繼。乃收兵卻。城兵追躡。遇伏。收還。我中軍望火而愕。松平家忠曰：少年輩乘兩入城耳。捷聞。至秀吉大喜。賞之。是役得城中首級。是為始也。織田信雄及西將數人攻荊山。數不利。大納言遣小笠原廣勝視之。廣勝怒。諸將逗撓。自進奪其門。無繼而死。七月。大納言又遣內藤信成。諭城將北條氏規降之。五日。氏直遂出。就我營。乞降。致城。大納言遣井伊木多柵。原三將。與西將二人。入受城。嚴禁抄掠。盡出氏政以下。我叛將小笠原長忠自甲斐亡。依小田原。於是執誅之。十日。大納言入城。其明氏政自殺。秀吉遣四使。大納言遣柵。原康政。蒞焉。

日本外史 卷之二  
縱氏直高野。厚給之。德川氏於是領關東八國。近江地九萬石。爲朝富邑。海道地萬石。爲田獵邑。凡二百五十五萬七千石。秀吉害我國逼京畿。而人心固結日久也。乃乘事徙之。以八國之名厭其心。其實武藏相摸伊豆。上總下總。上野六州而已。安房有里見氏。下野有宇都宮氏。其他結城。佐野。皆川諸族。割據方隅者頗多。而此條氏餘黨所在。潛伏。兵燹之餘。城邑荒廢。乃趣我使徙居焉。而以駿河甲斐。信濃。遠江。參河。割予於親臣宿將。故織田信雄。奪尾張伊勢。予之於甥秀次。以拒塞我。陸奧會津。葦名氏故國也。爲伊達氏所侵。請復之。秀吉不許。予之於蒲生氏鄉。以鎮

壓我。五國士民大失望。諸將亦怏怏不樂。大納言曰。可也。關八州亦我宗故國。自古稱用武之地。養士撫民。足以觀天下之變矣。乃發兵四出。伐諸城邑未服者。盡定之。遂相地建都。將士以爲非小田原則鎌倉也。大納言乃與秀吉議營于江戶。八月朔。振旅入焉。卽論功分地。賜武藏忍于松平家忠。其私部于松平康重。其岩幕于高力清長。其東方于松平康長。其松山于松平家廣。其羽生于大久保忠隣。其河越于酒井重忠。其本莊于小笠原信嶺。其八幡山于松平清宗。相摸小田原于大久保忠世。其甘索于本多正信。伊豆荊山于內藤信成。下總矢造于鳥居元忠。其古

河于小笠原秀政。其關宿于松平康元。其相馬于土岐定政。其蘆戶于木曾義就。上總緒龍于本多忠勝。其久留里于大須賀忠正。其鳴渡于石川康通。其佐貫于內藤家長。上野碓氷于酒井家次。其厩橋于平岩親吉。其大胡于牧野康成。其吉井于菅沼定利。其阿布于菅沼定盈。其那波于松平家乘。其宮崎于奧平信昌。其藤岡于松平康貞。其白井于本多廣孝。其館林于榊原康政。其箕輪于井伊直政。直政康政忠勝皆食十萬石。忠世元忠康元食四萬石。其餘有差。總內外士人。分爲五隊。以直政忠勝康政康通親吉領之。更番京師。北條三浦木曾保科久能岡部諸族。

皆給封邑。乃促就封焉。命吏度遠近輕重。以給資用。衆皆忘其遷徙之勞。十月遣使京師。致五州地。秀吉服其神速。江戸之地。東帶隅田川。南控海灣。西北接武藏野。上杉氏將太田道灌者始城之。而平衍沮。如蘆葦叢生。城郭隘陋。至用船板爲階。本多正信白曰。是不可以視外賓。請更之。大納言西曰。汝乃執此婦女之見乎。土木之事。徐議之耳。乃因地勢。區處士民。賜大番士。以西北地。鎗高填。以置第宅。東南鑿渠。疏淤葦泥土。起街市。以通運漕之道。復以板倉勝重爲奉行。諸制度盡因北條氏之舊。而除其煩苛者。國內大服。秀吉之東下。有人獻佐藤忠信冑曰。今日當

被之者本多忠勝也。乃賜之忠勝忠勝長子忠政。謂其父曰：忠信源九郎從僕耳。大人以德川氏將領而被其曹。以爲榮乎。亟還之。秀吉之西還。銜本多重次無禮。諷我罰之。大納言不得已。置之上總小原。潛給三千石。時使人慰問之。尋病卒。是月。陸奧出羽寇起。伊達氏陰助之。蒲生氏鄉等來乞援於我。彈正少弼西還。途聞變亦來乞焉。乃遣結城秀康。榭原康政赴之。十二月。秀吉遣甥秀次東伐。使石田三成來請親出。是歲。世子敘從四位下。任侍從。秀康襲封食十萬石。忠吉敘從五位下。任下野守。信吉封下總小金。食三萬石。以故世子信康女妻小笠原秀政。秀政貞慶

子也。十九年正月。八國將士皆賀正于江戶。大納言親出至岩築。聞亂平乃還。勸伊達氏入謝。閏月。如京師。二月。天子賜之御香勅。入朝觀花禁園。三月。東歸。五月。陸奧復亂。六月。秀吉復使人來請節度。東北諸將。七月。親征井伊本多榭原各將一軍從焉。八月。軍于岩手。九月。盡定陸奧。十月。還江戶。最上義光世上出羽山形。通於織田豐臣氏。大納言輒爲說其名家。使善遇之。義光深德之。於是請以其次子臣我。乃賜名家親屬之侍從。是月。侍從轉左近衛少將。兼武藏守。尋遷右近衛中將。於是海內盡定。將休息於無爲。而秀吉汰侈喜事。諸輕銳小人承旨進說。會其愛兒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死。欲用兵朝鮮。以自遣。浮田秀家首懲。憑之。乃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建行營于肥前。使人來告我。令來會焉。伐木伊豆。以造舟艦。海內騷然。諸將皆心知其非。莫敢匡拂。十一月中。將陞參議。帶前職。文祿元年。二月。大納言命神原康政。輔參議處守。而自將兵萬五千。西行率伊達佐竹南部最上諸將。會于肥前。是月。徙松平家忠于下總小美川。以忍封下野守忠吉。三月。徙五郎信吉于下總佐倉。各食十萬石。尋封外孫奧平忠明于上野小幡。四月。浮田秀家等將兵入朝鮮。七月。大納言遙命松平家忠。修拓江戶城。參議如京師。九月。參議遷中納言。進從三位。十二月。

還江戶。先是京師儒人藤原肅忤秀吉。避之肥前。豐臣秀秋與之有故。迎客之。大納言聞其名。時延之幕中。諮詢古道。二年三月。江戶上功告竣。先是外征諸將取朝鮮。所過殘滅。明氏出軍援之。連戰不決。黑田孝高在行營。議以爲元帥。不堪其任。堪其任者新田公。不則前田利家。若孝高而已。秀吉又慮功不成。而有內變。會諸將。宣言欲自與前田利家蒲生氏鄉。將三軍入朝鮮。而留大納言守國。大納言卽奮辭。色願從行。彈正少弼極諫。秀吉怒。欲手斬之。諸將救而止。秀吉斥少弼不許。見會肥後寇起。秀吉乃悟。大納言攜少弼入謝。令少弼長子左京大夫討寇。以本

東歸之作而

多忠勝助而平之。淺野氏嘗坐其臣偽造金幣獲罪。大納言潛往其家。審實爲白之事。得以寢。日益親善。八月。秀吉庶子秀賴生。秀吉大喜。東歸。大納言自西。中納言自東。皆往賀之。豐臣氏將吏在朝鮮。竊懷歸志。罔蔽秀吉。曲成和議。弭兵而還。十月。大納言還江戶。聘藤原肅。待以賓禮。講論益力。三年。春。秀吉大城伏見。課諸國助役。大納言令柵原康政諭管內將士。貸徭錢。出役丁。尋自西上。監視秀吉。要之共遊吉野。四月。永井直勝敘五位。爲右近大夫。大納言之在肥前。秀吉過其營。與語。直勝出進茗。秀吉問識其名。曰。是往年獲池田者乎。因問。大納言曰。爾時吾與卿對

壘。卿何以不攻我東濠之兵。對曰。慮樂田兵夾擊之也。抑公亦何以不來戰。秀吉捫掌曰。吾誠置餉兵于濠。欲俟卿來夾而殲之。故不往戰耳。諸將傍聽者皆悅服。秀吉於是來請。冒直勝以豐臣氏。遂有斯命。大納言二女。適其條氏。而寡。秀吉自媒。再嫁於池田信輝子輝政。以釋其憾。次年。又以三女嫁蒲生氏鄉子秀行。九月。大久保忠世卒。子忠隣嗣。守小田原。兼世子傳。四年。大納言中納言少將共在京師。大饗秀吉。秀吉旣生秀賴。欲廢秀次。秀次素淫虐。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從而構之。五月。大納言東還。留中納言于京師。戒之曰。秀次將及禍。卽來誘。慎勿應之。七月。秀

告一作

吉自伏見使使京師。就聚樂第詰秀次。秀次誓而遣之。以事已迫。欲取我中納言為質。因拔我兵自援。即夜五更。使人來告曰。關白欲供朝餐。請速來。土井利勝答曰。世子未起。當俟起告之。使者去。利勝告大久保忠隣。忠隣使之奉奔伏見。從者六人。議取間道。利勝直由大路南馳。使者復來促。忠隣故留之。度中納言已遠。乃出見曰。世子早有茶會之約。赴于伏見。秀次聞之大悔。秀吉見中納言來。悅曰。真新田公之子也。乃以書告變江戶。大納言聞。途聞秀次已被殺。兼程而至。秀吉大喜。秀吉素嗜酒。殺及老喜怒不測。至治秀次獄。尤極慘酷。三成既陷。秀次遂欲連累諸

將異已者。誣伊達政宗為反黨。秀吉人慾欲徙政宗于伊豫。政宗在京師。弟使人往伏見。就請大納言營救。大納言不答。賜使者食。食畢。請對。大納言罵曰。而主怯懦。不足與言也。且若輩欲徙伊豫。饒於魚乎。死京中。饒於狗乎。必居一焉。因召而前之。授對遣歸。既而伊達氏真皆衷甲而諜京師。大擾。秀吉聞之大驚。使使詰問。政宗政宗便服出迎。言曰。臣僕從皆曰。失累世之國。漂泊客土。不若死也。臣制止之。輒斥為怯夫。在目下者。猶如此。留在國者。不審其為何狀。使者還報。秀吉患之。會大納言親往中書。事遂得釋。最上義光女嘗侍秀次。及敗被併殺。三成又誣義光亦為

大納言所敗。衆皆睚眦。三成而秀吉寵之益甚。三成專權。無復忌憚。獨畏德川氏。九月。我中納言以秀吉旨娶淺井氏。淺井氏有二姊。秀吉自取其長者。生秀賴。稱淀君。少者。嫁京極高次。後稱常光。皆故織田信長外姓也。秀吉夫人。淺野氏。稱北廳。及淀君專寵。北廳失歡。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小西行長。大野治長等。皆附淀君。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爲北廳親屬。不敢附。清正與行長。並爲外征將。爭功相惡。內旨各有所助。及秀賴生。諸將益黨。淀君大納言亦與之有姻戚。而獨禮北廳。慶長元年五月。詔以入納言爲內大臣。敘正位。後一日入朝。是日秀吉亦以秀賴入朝。敘

從三位。任中將。九月。明及朝鮮使者來謁。秀吉以來辭非其所望。復大徵兵。以明春濟海。而置吏行營。不復親出。十月。酒井忠次卒。十一月。以松平康親。松平家乘爲大番頭。初。內大臣置大番五隊。以內藤永升。栗生三家子弟爲頭。皆不滿萬石者。於是論二人曰。吾以此職累子。子必不厭心。雖然。世事未定。中軍之鋒。非子不可。又令井伊本多。榊原石川平岩五將。更番伏見。頓于藤杜。以備非常。三年正月二日。內大臣感吉夢。潛詣石清水祠。當是時。內大臣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等。爲巨藩大老。秀吉嘗會諸侯。而抱秀賴。自室中闕視。問曰。彼列坐者。誰

最可畏。輝元狀貌尤魁偉。秀賴指之曰：彼最可畏。秀吉哂曰：否。首坐薰面翁可畏耳。秀吉欲試內大臣。從容語諸將曰：弓箭之事。方今莫及。乃公者。諸將皆伏曰：誰敢望殿下。內大臣作色而跽曰：某在於此。殿下未可出此言。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諸將相顧駭栗。秀吉默然起入內。諸將交謂內大臣曰：適所聞公戲言之邪。內大臣曰：否。否。雖太閤有天下。至弓箭之道。僕不肯讓一步。雖觸譴怒。所不避也。頃焉秀吉復出。談他事而罷。諸將皆謂內大臣善直言也。秀家等再伐朝鮮。與明人戰不決。自外師興至此。前後七年。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秀吉亦自倦。乃置軍事於

度外。獨與秀賴及諸姬侍日為宴樂。窮極奢侈。媮取快一時。性素喜土木。天下未定時。建方廣寺。造大佛。索材諸道。費累鉅萬金。遇震而崩。是年五月。欲復更造之。罹疾而止。於是豐臣氏紀綱寔弛。其中軍將士與諸牧伯互相讎視。六月。秀吉疾篤。召奉行淺野彈正少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前田玄以曰：如聞諸侯與麾下有訕。是大亂之本也。宜使相協和。以翼冲子。十六日。五人乃大會內外。牧伯將吏傳旨。衆對曰：協心奉嗣君。則敢不奉命。至於私憾。各有所由。不能輒聽從。告諭再三。終弗肯也。秀吉乃召內大臣告之曰：願以煩卿。內大臣乃出而諭之。衆對如初。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內大臣作色厲聲曰。公等已言協心奉上。協心奉上者。猶挾私怨乎。果挾私怨。是懷貳也。安在其奉上也。衆屈服頓首曰。唯唯。謹奉命。內大臣入報。秀吉大喜。命五人大饗。衆復爭坐位。雜席而食。及酒行。皆離次忿諍。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傳言周旋不能定。復入告內大臣。內大臣復出。踞而按劍曰。公等賣家康乎。家康以公等言報太閤。太閤乃喜。賜此饗。公等猶尚如此。非賣而何。舉坐皆我仇敵。我誓不縱一人。因顧五人。趣關諸門。一坐警服。莫敢出聲。淺野中村自傍慰籍之。使衆謝罪。更獻酬。爲謹而罷。明日。秀吉聞之。召內大臣曰。曠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非卿威

信素著於衆。則安能如此哉。由涕謝之。秀吉曰。憂內難。又悔外征。欲班師鎮國。而兵連弗解。人恐明朝鮮乘喪來侵。計不知所出。七月終。召內大臣。盡以後事委託之。曰。秀賴當立與否。在卿之心。內大臣謝不敢當。秀吉曰。天下莫若卿者。故不得不煩卿。內大臣固辭而退。秀吉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議之。二人素有異謀。因大諫。以爲勿專託德川。秀吉然之。乃定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使前田利家輔秀賴。已而伏見城下一夕大擾。井伊直政自藤杜馳至。內大臣使直政與天野康景出詞之。還報曰。石田人野氏有甲。諸第相告自備。故致此騷擾也。已而事定。人莫知其故。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者。水野勝成爲父忠重所逐。歷游西國。聞警水歸。請自效。  
內大臣悅。諭忠重宥之。八月五日。秀吉召內大臣曰。以卿  
固辭。置列老奉行。今則悔之。而令已布矣。雖然。雄武強任。  
誰若卿者。卿當冠諸人。統軍國事。乃要諸將盟誓。司餘。薨  
於城中。遺命彈正少弼及石田三成。秘不發喪。三成素惡  
少弼之善內大臣也。乃給之曰。秘喪當以計。吾與子貽魚  
於內府。以視外人。少弼從之。其明。內大臣以中納言入城  
問疾。逢與三成遇。三成使人密計之內大臣。還歎曰。治部  
踈於我者也。猶告大故。彈正何以外我乎。人心固不易測  
也。卽夜命世子治行。旦日遣歸江戶。以鎮本國。九月命少

弼及三成。以遺令赴那古邨。毋外師。遣德水壽昌濟海。密  
令諸將。十月有訛言。明大舉扼我歸路。內大臣曰。我不可  
不親往。前田利家寢疾。聞之曰。內府一動。則海內搖矣。我  
當輿疾往。肥前指揮諸將。衆皆止之。以藤堂高虎習外事。  
請遣之內大臣曰。然。乃使高虎代往。外師已大克。而還。十  
一月。盡至伏見。內大臣與諸老俱慰勞之。

